

大 學 用 書

宋 詞 舉

陳 匪 石 編 著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大 學 用 書

宋 詞 舉

陳 匪 石 編 著



正 中 書 局 行 印









凡例

- 一 鄙意學詞當先南宋後北宋而終以五代與唐近人講歷史有用逆溯者茲做其例起張炎迄晏幾道依時代編次後者居前前者居後庶乎由博反約沿委求原
- 二 所選各家少者二首多者八首取發凡起例之意學者知其家數斯可讀其全集即讀前人選本亦易明其取舍之旨讀本隅反故以舉名
- 三 選錄十二家之故做提要例於卷端稍有說明並示宋詞之徑路至昔賢總評不論旨趣如何悉羅列以資參考
- 四 本書編述期導學者以先路故每首附以解說詳述其作法家數與夫命意用筆之方造境行氣之概連典鑄詞之略庶一經拈述即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至所引昔賢之論或有引申或有爭議各舉其名不敢掠美
- 五 每家之前載其爵里及版本源流並昔賢評語每首之後先校記次考律繼以論詞期每舉一家即具其原委每舉一詞即具其要領惟箋注之作自慚謏陋謹從蓋闕







# 敘

詞之爲物。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雖應手之妙。難以辭逮。而先民有作。軌迹可尋。若境若氣。若筆若意。若辭視詩與文。同一科條。惟隱而難見。微而難知。曲而難狀。嚮之詞人。或懲夫雨粟鬼哭。而不肯泄其祕。或鄙夫尋章摘句。而不屑筆之書。否則馳悅忽之辭。若玄妙而莫測。撫膚淺之說。每渾淪而無紀。學者捫籥叩槃。莫闕奧窔。知句而不知徧。知徧而不知篇。不獨游詞。鄙詞淫詞。爲金應珪所譏也。至張玉田。沈義父。陸輔之。及近代之周止庵。陳亦峯。譚復堂。馮蒿齋。況蕙風。論詞之著。咸有倫脊矣。然始學之時。仍體會匪易。余曩者嘗苦之。乃久而有得焉。久而有進焉。高曾之矩矱。固時聞於師友。康莊之涂徑。乏可覽之圖經。蓋由能讀而能解。而能作。而知所抉擇。冥行擿埴。不知其幾由句矣。比年以來。鬢序之中。強以講授。而晷日限之。收千里於尺幅。吐滂沛乎寸心。旣不易爲。蹊徑任其塞茅。寸陰擲諸虛牝。又非所忍。然余平日讀詞。偶得善本。校理異文。有讀宋元詞之記。心所嚮往。取則伐柯。有宋十二家詞之選。師劉錄阮略之例。倣經義小學之考。又擬輯唐五代宋元詞略。萬氏詞律經王敬之。戈順卿。丁杏舲之攻錯。杜小舫之校勘。徐誠庵之拾遺。而一二疏漏。尙堪擔拾。偶有所獲。亦時綴記簡端。卒業未遑。徐竢擊討。乃先就所選之宋十二家各舉數首。附著其所校理者。輯錄者。並申咫尺見。以與諸生講習。命之曰宋詞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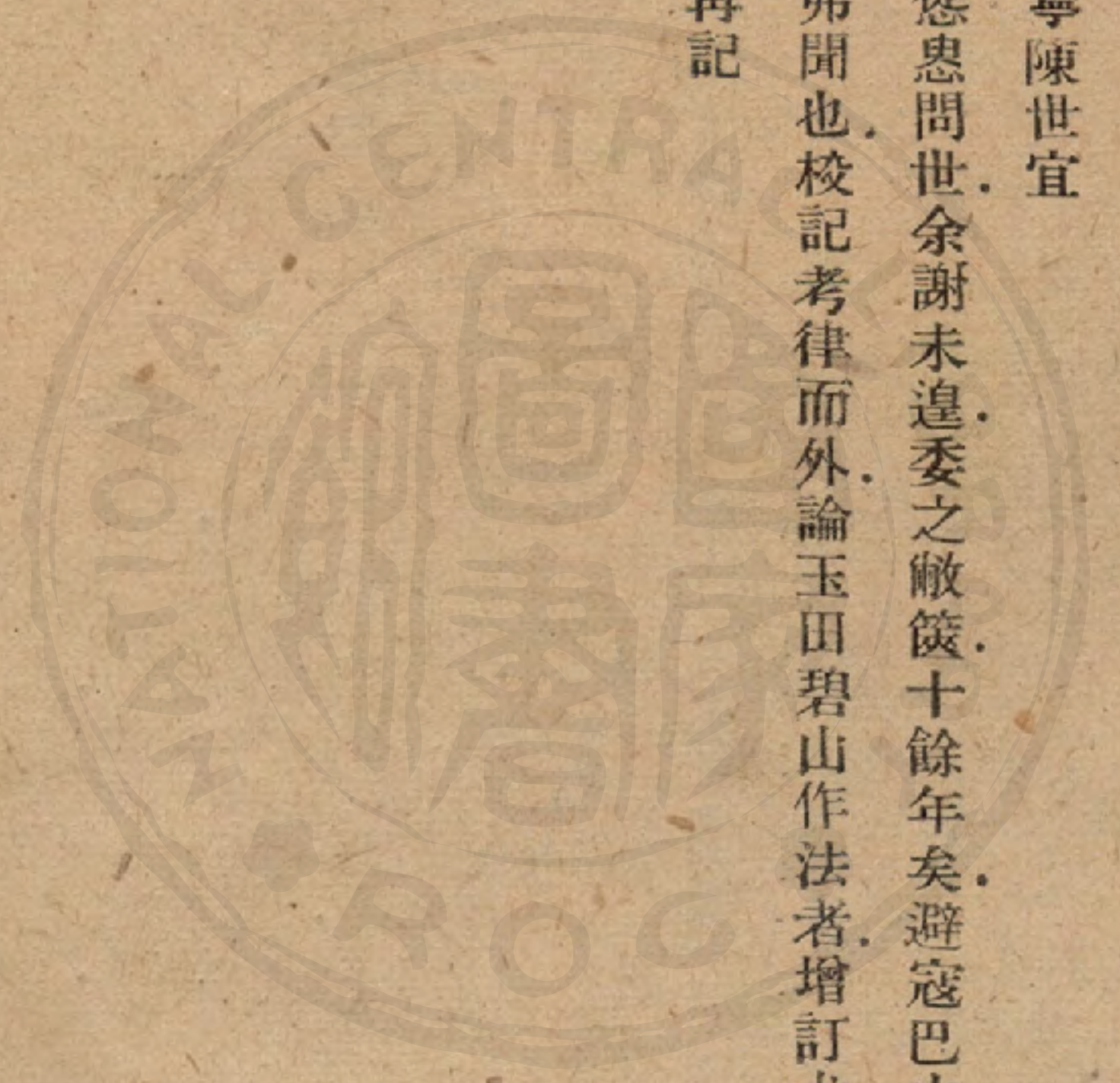


隅雖隘。或能反三。濫觴雖微。終於匯海。蓋欲學者觸類旁通。由是而能讀。能解。馴致於能作。悉衷大雅。毋入歧途。過而存之。此物此志。非敢竊比張周也。若覈其取舍。而訾所未當。因其說解。而嗤爲短書。余誠願拜受嘉賜。

中華民國十有六年五月江寧陳世宜

丁卯寫定。徐仲可見之。愆患問世。余謝未遑。委之敝篋。十餘年矣。避寇巴山。與喬大壯窟室相逢。輒共商討。爰理而董之。雲礮隆隆。若弗聞也。校記考律而外。論玉田碧山作法者。增訂尤多。豈兩家心事。今日體會倍切乎。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再記













# 卷上 南宋六家

選南宋詞者。戈順卿取史姜吳周王張六家。周稚圭取姜史吳王蔣張六家。周止庵則以辛王吳爲領袖。夫張炎之妥溜。王沂孫之沉鬱。吳文英極沉博絕麗之觀。擅潛氣內轉之妙。姜夔野雲孤飛。語淡意遠。辛棄疾氣魄雄大。意味深厚。皆於南宋自樹一幟。流風所被。與之化者各若干人。然蔣捷身世之感。同於王張。雕琢之工。導源吳氏。周密附庸於吳。尤爲世所同認。姑舍周蔣而錄張王吳姜辛。意實在此。至此五家者。相因相成。往往可見。然各有千古。不能相掩也。史達祖步趨清真。幾於笑顰悉合。雖非戛戛獨造。而南渡以降。專爲此種格調者。實無其匹。故效戈周之選。不敢過而廢之。初學爲詞者。先於張王求雅正之音。意內言外之旨。然後以吳鍊其氣意。以姜拓其胸襟。以辛健其筆力。而旁參之史。藉探清真之門徑。即可望北宋之堂室。猶是周止庵教人之法也。



# 張炎

炎字叔夏。號玉田。又號樂笑翁。西秦人。張俊六世孫。久寓臨安。從王父鑑。父樞。均工詞。樞尤精於律。炎承家學。又生當宋末。入元。曾游燕薊。後歸杭州。徜徉吳越間。盛衰興亡之感。一寓之於詞。箸詞源二卷。論作詞之法。曰雅正。曰清空。曰妥溜。陸輔之作詞旨。卽傳其說。詞集名山中白雲。不見明以前箸錄。元陶南村有鈔本。清初錢庸亭得之。朱彝尊釐爲八卷。詞綜稱玉田詞三卷。或其原本。龔翔麟始付刊。曹炳曾重刻。許增再刊。入榆園叢書。江昱有疏證本。彊村叢書刻之。四印齋刻有舊鈔不全本。又有范鐸刻本。

鄭思肖曰。玉田一片空狂懷抱。飄飄徵情節節弄拍。

仇遠曰。山中白雲詞。意度超玄。律呂妥洽。當可與白石老仙相鼓吹。

舒岳祥曰。張玉田詞。有周清真雅麗之思。

趙昱曰。玉田生詞。清空秀逸。遠出宋季諸名家上。

戈載曰。玉田以空靈爲主。但學其空靈。而筆不能深。則其意淺。非入於滑。卽入於粗。玉田以婉麗爲宗。但學其婉麗。而句不鍊精。則其音卑。非近於弱。卽近於靡。

周濟曰。玉田才不高。專恃磨礪雕琢。處處妥當。宅句安章。偶出風致。



陳廷焯曰玉田詞如并翦哀梨爽豁心目惟精警處多沉厚處少自是雅音尚非白石之匹高者有白石意趣

又曰玉田工於造句多感時之語沉鬱不如碧山而頗能超逸

王鵬運曰弔古傷今長歌當哭山中白雲詞直與白石老仙方駕

高陽臺 西湖春感 一百字

接葉巢鷺平波卷絮斷橋斜日歸船韻能幾番游看花又是明年協東風且伴薔薇

住到薔薇春已堪憐協更淒然萬綠西冷一抹荒烟協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苔深

韋曲草暗斜川協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協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閒眠

協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鶻協

【校記】 龔刻夾注接葉巢鷺一作暗柳藏鷺平波一作明波更一作最知一作歸續一作結 王刻荒烟作寒

烟宋四家詞選同

【考律】 此調北宋無考始見於陽春白雪第三卷僧皎如之作吳文英以後漸多作者草堂詩餘與慶春澤分

出為圖譜者仍之歷代詩餘亦仍之然句法平仄均同原係一調萬樹之說極諦也但另有九十九字



體過變六字句且協韻。吳文英「芳洲酒社詞場」。「壽陽空理愁鸞」。（杜文瀾說朱刻張氏鈔本夢窗詞正作此）可爲明證。卽僧皎如之「東郊十里香塵」有無「軟」字者。（詞律錄舊譜）亦與之合。而王沂孫「篝熏鵲錦熊氈」一任粉融脂澹猶怯癡寒。依王鵬運校花外集無「一」字。蔣捷「芳塵滿目總悠悠」依彊村叢書刊元鈔竹山詞無「總」字。尤見一百字外僅有過變六字協韻之一體。而兩兩相比只增一字者少一韻。其他平仄全符當屬纏聲之關係矣。起兩句應對「到薔薇春已堪憐」應上三下四自是定格。並除過變三句外前後句法平仄悉同。其須注意者「但」是領句之字不可作二三詩句。若苔深韋曲八字則與前後兩結同爲可對可不對矣。至「更淒然」「莫開簾」。天籟軒詞譜謂係協韻。杜文瀾亦云然。證之各家及玉田另一首皆無協者。只能認然字爲撞韻。天籟軒又謂「當年」係句中韻說亦孤證。

【論詞】

起兩句陸輔之列入奇對以體物與琢句之工。玉田本色也。合全篇觀之。從春暮景物說起。爲歸船所見者。承以第三句。斷橋點出西湖。歸船拍到自身。斜日是船歸時候。下卽突起緊接能幾番游兩句。盛時不再。無限低徊。語意極悲。筆力絕大。譚獻以「運掉虛渾」稱之。其篤論矣。第六句一開。第七句一合。未到明年。尙有薔薇可看。似東風伴之且住。然春到薔薇已成婪尾。轉覺堪憐。更字進一層。萬綠西冷。一抹荒烟。絕無春氣。故曰淒然也。前徧題面已足。後徧再由能幾番游之感。引申言之。第一句曰。當



年燕子知何處。近與萬綠荒烟之地。遠與能幾番游之時。嶺斷雲連。作提空之筆。卽玉田所謂「過變不可斷了曲意」者。故譚獻標出章法二字。但字一轉。筆又一落。韋曲斜川。貴游舊地。苔深草暗。春末夏初。意從麥秀黍離化出。鷗燕對照。燕子不知何往。新愁竟到鷗邊。曰見說曰也到。然疑不定。啼笑皆非。愁至於此。笙歌之夢不能續矣。只有掩門閒眠矣。且簾不忍開。飛花啼鶻不忍見聞矣。加倍寫新愁。一步緊一步。一層深一層。陸輔之以見說二句莫開簾三句爲警句。實則見說新愁引入本旨。以後無一字非急淚也。陳廷焯曰「淒涼幽怨。鬱之至。厚之至。」蓋以玉田此詞參諸當日處境。薔薇笙歌夢。飛花啼鶻似皆有所喻。見說二句與題漁隱圖之如夢令末句見說桃源無路同一語意。無心再續。又似有不得不灰心不得不袖手者在。洵志而晦矣。若不論身世。但論春暮之悲。亦如顏魯公書力透紙背。於此可悟深入淺出之訣。

解連環 孤雁 一百六字

楚江空晚韻 悵離羣萬里恍然驚散協 自顧影欲下寒塘正沙淨艸枯水平天遠協  
寫不成書只寄得相思一點協 料因循誤了殘氈擁雪故人心眼協 誰憐旅愁荏苒協  
謾長門夜悄錦箏彈怨協 想伴侶猶宿蘆花也曾念春前去程應轉協 暮雨相



呼怕驀地玉關重見協 未羞他雙燕歸來畫簾半卷協

【校記】

龔刻夾注寒塘作寒江沙淨作沙靜畫簾作露簾 宋四家詞選恍然作恍然料作歎續詞選同 宋詞三百首悵作恨欲下作却下

【考律】

此調北宋有柳永周邦彥二詞（柳詞不見樂章集惟見艸堂）宋刊本片玉集注商調柳周皆押入韻其押上去韻者自姜夔始汲古本片玉集於後徧第四句記得當日音書上奪一謾字歷代詩餘遂另列百五字體然不特各家之作無此句六字者而花庵詞選陽春白雪所載周詞並有謾字證以晚出之宋淳祐本元巾箱本益見汲古之誤徐本立據以補體謬矣萬氏亦未見他本但比照前後兩徧斷爲七字與訂正望梅之卽此調俱徵卓見詞中平仄應參照柳周姜吳王五家定之去入各字尤應遵凡七字句皆上三下四不可似詩句

【論詞】

此爲詠物之作南宋人最講寄託於小中見大如樂府補題所載者玉田尤以刻畫新警爲工首句側入悵離羣九字神來之筆亦全篇作意自顧影三句驚散後情境借顧影寫孤字之神渾涵得妙寫不成書二句再極力摹繪孤字妙在有情因循誤了則由寫不成書而料及者寒氈擁雪因蘇武有雁足繫帛書借使其事其作於六宮北行以後乎過變旅愁承誤了故人心眼來在雁爲因循在旅人則覺其荏苒似複而意不複錦箏貼雁說長門夜永似與寒氈擁雪爲兩事實皆指眼淚洗面之日月也想



伴侶以下七句是非想是非非想是孤雁是故人宿蘆花之伴侶佇苦停辛念到春前盼去程之轉暮雨中相呼玉關前重見怕驀地者又驚又喜之心境仍傳想字之神雙燕與孤雁對照實則謂始孤而終未必孤未羞他二句重見以後苦盡甘來已圓舊夢淋漓興會有志竟成作者所深望也玉田曾因此詞得張孤雁之號但人所稱賞有在寫不成書只寄得相思一點者至正直記稱之詞旨稱之然漸開纖巧之端學者宜審此中分寸

### 八聲甘州

辛卯歲沈堯道同余北歸各處杭越踰歲堯道來慰寂寞語笑數日又復別去賦此曲並寄趙學舟九十七字

記玉關踏雪事清游韻 寒氣脆貂裘協 傍枯林古道長城飲馬此意悠悠協 短夢依然江表老淚灑西州協 一字無題處落葉都愁協 載取白雲歸去問誰留楚佩弄影中洲協 折蘆花贈遠零落一身秋協 向尋常野橋流水待招來不是舊沙鷗協 空懷感有斜陽處却怕登樓協

【校記】 龔刻夾注別本堯道作秋江趙學舟作會心傳又龔本辛卯作庚寅江昱疏證曰沈堯道即沈秋江名欽會心傳名遇至元庚寅九月與玉田同以寫經入上都據三姝媚觀海雲杏花詞次春尙在京斷爲



北歸非庚寅當依別本作辛卯。趙學舟名與仁字元父。宋四家詞選脆作敵。却作最。七家詞選同。詞綜却作最。

【考律】

舊說龜茲國工製伊州甘州涼州等曲。皆翻入中國。八聲爲歌時之節奏。詞始柳永樂章集列仙呂調中。譜此調當依柳作。詞律所注平仄。乃參酌蘇晁辛吳周張而定。然夢窗三首守柳法甚嚴。如踏雪二字。柳吳均用去上。向字柳吳均用上。舊字柳吳均用入。與玉田不同。實應注意。又此意之此字無用去者。氣字無字應用平。招字有字應用仄。本詞玉字不字係入代平。應用平。斜陽二字多用連語。竊以爲均當謹守。至起調兩句。葉夢得兩首。一曰問浮家泛宅。自玄真去後有誰來。一曰又新正過了。問東風消息幾時來。皆五字一句。八字一句。想如水龍吟之四字三句。夢窗有一首作五字七字兩句。憶舊游之起調。五字一句。四字二句。夢窗作五字八字各一句。在同一宮調體製中。句法偶變。卽第八字亦不盡起韻也。詞律載劉過詞。第三四五句作誰能借留侯箸。着祖生鞭。十字。又蕭列詞。第三四五句作殘春幾許風風雨雨。客裏又黃昏。十五十六兩句作更月明洲渚。杜鵑聲裏立向臨分。十三字。歷代詩餘又錄湯恢詞。徐本立據以補體。其第七句曰誰品春詞。第十四句曰白鶴忘機。則皆別體。亦孤調。其關係在纏聲也。

【論詞】

譚獻曰。一氣旋折。作壯詞須識此法。蓋此詞以事之曲折爲文之波瀾。前五句追溯同入燕都事。



有北游道中之淒涼犯。夜渡古黃河之壺中天。與沈同賦之聲聲慢。可以互證。傍枯林古道。長城飲馬。莽蒼氣象中。獨有懷抱。故曰此意悠悠也。第六句折到南歸。短夢依然江表。非失意歸來。乃玉關此意。江表仍此意。不過短夢中之老淚。重灑西州而已。尋孤游萬竹山中之月下笛。有句曰只愁重灑西州淚。玉田屢使羊曇事。當有所指。惜無考矣。一字無題處。承此意悠悠。意不可吐。故曰落葉都愁。詞意十分沉痛。文氣十分充沛。使唐人題葉故實。化頑豔爲悲涼。又可悟死典活用之法。過變就堯道乍來。又別說。留佩弄影。有所作爲之意。既無人留之。在沈只得載雲而歸。在張只有折花以贈。零落一身秋五字。人與蘆花合寫。亦淒斷。亦雋永。野橋流水。由蘆花想出。向尋常之地。見尋常之人。招得沙鷗。定非舊侶。足音空谷。寥落晨星。言外見之。離別情懷。畸零身世。更不待論。寄趙之意亦在焉。結拍從稼軒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化出。而氣味各別。言盡意不盡。則與高陽臺同一機杼。至枯林古道。落葉蘆花。沙鷗斜陽。及悠悠尋常等字。均非泛設。且中所蘊蓄。只同游舊侶可以共喻。有不能明言。且無可與語者。在玉田詞中。爲直抒胸臆之作。通篇一氣直下。不使一提筆轉筆襯筆。尤見力量。譚獻謂「嚶求稼軒脫胎耆卿」。愚謂清真夜飛鵲亦所自出。

## 王沂孫



沂孫字聖與號碧山又號中仙又號玉笥山人會稽人宋亡後與周密張炎等同結詞社其事蹟他無可考惟延祐四明志謂至元中官慶元路學正有碧山樂府二卷一名花外集知不足齋刻之纔六十五首四印齋重校刊之又有范鏊刻本江昱曾得兩鈔本一名玉笥山人花外集一名玉笥山人詞集今天津有舊鈔本疑卽江所得之一孫人和據長沙天津兩舊鈔本校刊

張炎曰碧山工詞琢語峭拔有白石意度

張惠言曰碧山詠物諸篇並有君國之憂

周濟曰碧山鑿心切理言近指遠聲容調度一一可循又曰碧山胸次恬淡故黍離麥秀之感只以唱歎出之着力不多地分高絕又曰詠物最爭託意隸事處以意貫串渾化無痕碧山擅場

戈載曰中仙之詞運意高遠吐韻研和其氣清故無沾滯之音其筆超故有宕往之致是真白石之入室弟子陳廷焯曰碧山詞性情和厚學力精深怨慕幽思本諸忠厚而運以頓挫之姿沉鬱之筆論其詞已臻絕頂卽於一字一句間求之亦無不工雅又曰碧山爲詞只忠愛之忱發於不容已並無刻意爭奇之意而人自莫及

王鵬運曰碧山詞韻頗雙白揖讓二窗實爲南宋之傑



漸新痕懸柳淡彩穿花依約破初暝韻 便有團圓意深深拜相逢誰在香徑協 畫眉

未穩協 想素娥猶帶離恨協 最堪愛一曲銀鈎小寶簾挂秋冷協 千古盈虧休問

協 歎謾磨玉斧難補金鏡協 太液池猶在淒涼處何人重賦清景協 故山夜永協

試待他窺戶端正協 看雲外山河還老盡桂花影協

【記校】 詞律淡彩作淡影。 詞選寶簾作寶奩。 宋詞三百首同。 還老盡桂花影作還老桂花舊影。 各本並同。 從

歷代詩餘。

【考律】 此調不知所始。 宋詞可徵者。 只姜夔戲張仲遠及碧山此詞。 不獨句法平仄同。 卽漸字破字拜字在字

最字挂字謾字處字賦字看字桂字用去。 柳字小字古字盡字用上。 彩字約字有字液字上入。 及畫眉

未穩故山夜永爲去平去上。 無不悉同。 惟寶簾挂秋冷。 姜詞作愛良夜微暖。 二三與一四不同。 千古盈

虧休問。 姜詞作無限風流疏散。 杜氏謂限字短韻。 以協爲正。 結句各本作還老桂花舊影。 而姜詞作乘

一舸鎮相見。 徐杜兩氏均謂姜及張翥皆用折腰句法。 宜從歷代詩餘作還老盡桂花影。 蓋姜在王前。

依姜爲是也。 至深深拜之。 三六句法。 未穩夜永之去上。 詞中多有。 切宜遵之。

【論詞】 起處漸字領句。 已從新月着想。 以下八字。 力寫新月。 繼之曰依約破初暝。 是一線光明氣象。 皆題之正



面也。便有誰在一開一合。以月言。則圓月已有端倪。惜無賞之者。以非月言。一陽來復。宜如何導其生機。惜無解此者。所以譚獻評之。謂「寓意自深。音節高亮」也。畫眉未穩。緊承實寫。素娥離恨。從畫眉引出。以足前意。最堪愛。以合爲轉。着一冷字。如畫龍點睛。上下皆不隔。不得僅以詞眼目之。過變將筆一縱。從大處落墨。磨玉斧。補金鏡。是重整金甌之意。而不作憤激之詞。太液二句。承此而下。昔宋太祖宴宰執。賞新月。盧多遜詩曰。太液池邊看月時。暗使此事而作者之意。益臻微而顯之妙。不獨曰猶在。曰何人重賦。望古遙集。無限低回也。故山夜永。折歸本身。且以故山與太液對照。至窺戶端正。則已屆圓時。而雲外山河。桂影老盡。所待何事。此恨綿綿。張惠言曰。此喜君有恢復之志。而惜無賢臣。愚謂雖不必如此泥定。而言外之意。耐人深思。陳廷焯曰。一片熱腸。無窮哀感。小雅怨悱而不亂。此詞之心也。譚獻曰。精能以婉約出之。此詞之品也。

齊天樂

蟬 一百二字

一襟餘恨宮魂斷。年年翠陰庭樹。韻乍咽涼柯。還移暗葉。重把離愁深訴。協西窗過  
雨。協怪瑤佩流空。玉箏調柱。協鏡暗妝殘。爲誰嬌鬢。尙如許。協銅仙鉛淚似洗  
歎移盤去。遠難貯。零露。協病翼驚秋。枯形閱世。銷得斜陽幾度。協餘音更苦。協甚獨



抱清高頓成淒楚協 謾想薰風絲柳千萬縷協

【校記】

樂府補題庭樹作庭宇。深訴作低訴。西窗作西園。怪瑤佩流空作漸金錯鳴刀。鏡暗作鏡掩。移盤作攜盤。詞綜清高作清商。詞選詞辨歷代詩餘四家詞選十六家詞錄並同。歷代詩餘斜陽作殘陽。

【考律】

此調以周邦彥綠蕪影盡臺城路一首實爲最先。臺城路之名卽由此出。宋本片玉集注正宮調。周氏以後作者頗多。然句末之過雨似洗更苦萬縷必用去上。卽鏡暗亦以去上爲宜。又如咽字葉字翼字世字應用入或上。佩字得字亦多用入。爲鬢尙三字宜用去。不可以熟調而忽之也。過變第二句周姜均二三句法。碧山此題第一首亦作晚來頻繼續。其作一四句法者。方岳史達祖周密各一首。碧山三首耳。結句當用二三句法。姜詞一聲聲更苦則爲例外。難貯之貯字宋人或有用平者。似不可從。韻用去上用入爲例外。至起句及後徧第一句。姜詞協韻。宋人且有起句不用韻。後徧第一句協者。亦例外也。詞律載陸游之百三字體。後徧第二句四字。第三句六字。歷代詩餘載呂渭老詞。過變三句作重來。劉郎老對故園桃紅春晚盡成惆悵。非訛誤。卽別裁矣。

【論詞】

碧山龍涎香苔梅紅葉榴花詠。螢詠蟬諸作。論者多以爲各有所指。且求其事以實之。以此詞言。周濟曰。此家國之恨也。端木堞曰。詳味詞意。殆亦黍離之感。宮魂點出命意。乍咽還移。慨播遷也。西窗三句。傷敵騎暫退。燕安如故。鏡暗二句。殘破滿眼。而修容飾貌。側媚依然。衰世之臣。全無心肝。千古



一轍也。銅仙三句。宗器重寶。均被遷奪。病翼三句。更是痛哭流涕。大聲疾呼。言海鳥遷流不能久也。餘音三句。遺臣孤憤。哀怨難論也。謾想二句。責諸臣到此。尙安危利災。視若全盛也。陳廷焯曰。一起句云。一襟餘恨。宮魂斷。下云。鏡暗妝殘。爲誰嬌鬢尙如許。當指王昭儀改裝女冠。後疊云云。字字淒斷。却渾雅不激烈。餘音數語。或有感於太液芙蓉一闕乎。愚以爲詞境之高渾者。行乎其不得。不行。不待規規於寄託。在讀者以意逆志。見仁見智。各有會心。若就詞論詞。起處不使一平筆。倒戟而入。自有無限深意。用齊女化蟬事。宮魂二字。仍是題面。乍咽還移。寫蟬之鳴。西窗過雨以下。用排宕法。雖知其心之感。轉疑其心之歡。至曰。爲誰嬌鬢尙如許。則仍不信其魂斷。從反面翻足。以起下文。而五句一氣。又此調常法也。過變小中見大。因蟬飲露而生。故使魏明帝移承露盤故事。折歸宮魂斷之本意。病葉三句。一片變徵之音。誠如陳氏所評者。餘音三句。再申言之。以多情者每似無情。轉疑清高者不應淒楚。更透過一層。結拍兩語。因過變以下。言秋後之蟬。乃回溯薰風時節。蟬之始鳴。柳絲以外。不再着一語。作含蓄不盡之勢。其筆曲而不直。其意則回首前塵。無魂可斷。更爲絃外之音。

無悶 雪意 九十九字

陰積龍荒寒度雁門西北高樓獨倚韻  
悵短景無多亂山如此協  
欲喚飛瓊起舞怕



攪碎紛紛銀河水 協 凍雲一片藏花護玉未教輕墜 協 清致 協 悄無似 協 有照

水一枝已攬春意 協 誤幾度憑闌莫愁凝睇 協 應是梨花夢好未肯放東風來人世

協 待翠管吹破蒼茫看取玉壺天地 協

【校記】 詞綜一枝作南枝。詞律歷代詩餘四家詞選十六家詞錄並同。

【考律】 此調譜律只碧山一首。然吳文英之催雪即係此調。句法平仄悉合。萬樹謂吳以無悶賦催雪之詞。後

傳其題而逸其調名。王鵬運朱孝臧校夢窗詞皆從其說。又陽春白雪卷一丁葆光詞亦名無悶。惟凍雲上多一仄聲領句字。餘亦悉同。竊意非吳王少一字。即丁增一纏聲。平仄宜參吳丁定之。詞律另錄程垓一首。字數同而句法多異。且起舞夢好並協。萬氏列爲又一體。汲古本書舟詞名閨怨無悶。閨怨想亦是題。程北宋人。固不敢據南宋以議之。然無別本可證。照水一枝。吳作繡箔半鉤。丁作下得控持。一字均用仄。故依鮑刻王刻本。不從詞綜各書。雁門之門字平。夢窗用玉字。想係代平。然句尾用入代平者實罕見。

【論詞】 此在碧山爲清剛一類。周濟許其峭拔。而微嫌其粗。似也。然起二句寫景。西北句拍到自身。引起悵字。與玉田西湖春感同一章法。悵短景以下數句。以蒼勁之氣。運奇麗之思。全爲前結蓄勢。至未教輕墜。



一筆拍合。遂覺有千鈞之重。悵欲喚。怕未教。皆筋節處。而其旨柔厚。自與侷儻權奇者不同。若但稱其確是雪意。並非釀雪。猶淺之乎。視碧山也。過變兩短韻。承上起下。以不經意出之。有照水一枝。是諷刺語。誤幾度憑闌。是失望語。莫愁凝睇一轉。接以應是二句。又於無可解釋中。代為解釋。怨而不怒。極有分寸。結拍代為設策。轉覺有無窮之望。氣是直下。意則逆挽。若求其命意所在。短景是主觀。亂山是對象。欲喚起舞。而怕攪碎銀河。是老謀深算。不輕一試。應是夢好。未肯放出東風。是望眼將穿。反責其過於慎重。至吹破蒼茫。則直說出本意。而句句不拋荒雪字。真不失意。內言外之旨也。照水一枝。已撓春意。與掃花游之亂碧。迷人總是江南舊樹。均有所指。而語氣不同。殆各如其分歟。陳廷焯曰。無限怨情。出以渾厚之筆。良信。

高陽臺

陳君衡遠游未還。周公謹有懷人之賦。倚歌和之。

一百字

駝羯新裝。狔鞞小隊。冰河夜渡流澌。韻。朔雪平沙。飛花亂拂蛾眉。協。琵琶已是淒涼。  
調更賦情。不比當時。協。想如今人在龍庭。初勸金卮。協。一枝芳信。應難寄向山邊。  
水際獨抱相思。協。江雁孤回天涯。人自歸遲。協。歸來依舊秦淮碧。問此愁還有誰知。



協對東風空似垂楊零亂千絲協

【校記】詞綜陳上有西麓二字倚歌和之作倚其歌而和之四家詞選同王刻勸作賜夾注一作勸各本

流澌作流澌世宜按說文欠部澌流欠也初學記七引風俗通冰流曰澌說文水部澌水索也晉書音義引字林澌流水也應從欠作澌

【考律】見前張炎詞

【論詞】續甬上耆舊傳陳允平德祐時官制置司參議官入元以仇家告變云謀爲厓山接應遭擄掠後事得

脫被薦以病免歸此題言遠游未還未箸何地就詞觀之當在被薦以後病免以前度脫罪膺薦時必有傳其仕元者然傳未言薦居何職玉田拜西麓慕解連環詞且有歎貞元朝士無多之句殆以病免保節碧山此詞有勸善規過之雅焉起句駝褐輕裝北行之服狨鞵小隊北行之伴冰河確指北道朔雪平沙渡河後景物飛花承雪蛾眉取譬起下琵琶杜詩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淒涼調本此已是更不比層層逼緊君衡非和親非淪落故曰賦情不比當時加一更字若有不能曲諒者矣想如今三字談諧而劓刻龍庭卽岳武穆所謂黃龍府初勸金卮未還之故已不啻以趙孟頫視之語似興會然在碧山實極不堪之傷心話也過變就自身立言一枝芳信應難寄反用陸凱詩微露割席之意山邊水際無形之首陽相思而曰獨抱盍各之旨也開一筆曰江雁孤回孤回者獨抱者同在一



面江與河映照。仇遠贈玉田詩曰：金臺掉頭不肯住。其借此輩以相形乎。天涯人自歸遲一合。不曰不歸而曰歸遲。是終望其歸。意仍忠厚也。歸來二句。令威華表之感。語極沉痛。此愁者獨抱相思。江雁孤回之心境。無人知之。無從言之。惟秦淮兩岸之垂楊。零亂千絲。與東風相對。羞堪彷彿耳。碧山賦體絕少。述之以示作法。喬曾劬曰：江昱輯周密蘋洲漁笛譜集外詞。高陽臺送陳君衡被召朝天車馬。平沙萬里天低。又酒酣應對燕山雪。正冰河月凍。又東風漸綠西湖柳。雁已還人未南歸。最關情。折盡梅花。難寄相思。昱案玉笥山人詞集和作。即用艸窗送別體。其說是也。即可見桑海詞流。切磋商之至。倡酬之密。得謂聲家無裨世教哉。

### 吳文英

文英字君特。號夢窗。晚號覺翁。四明人。隱居不仕。從吳潛諸人游。嘗爲榮王邸上客。其論作詞之法。音律欲其協。否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否則近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所著有夢窗甲乙丙丁稿。汲古閣始刻之。杜文瀾王鵬運皆有校刊本。彊村叢書刻明張氏鈔本。

尹煥曰：求詞於吾宋。前有清真。後有夢窗。此非煥之言。天下之公言也。



沈義甫曰。夢窗深得清真之妙。其失在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易知。

張炎曰。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耳目。折碎下來。不成片段。

四庫提要曰。天分不及周邦彥。而研鍊之功過之。詞家之有文英。如詩家之有李商隱。

周濟曰。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爲北宋之濃摯。又曰。夢窗立意高。取徑遠。非餘子所及。每於空際轉身。非具大神力不能。又曰。夢窗非無生澀處。總勝空滑。況其佳者。天光雲影。搖蕩綠波。撫翫無斃。追尋已遠。又曰。意思甚感慨。而寄情閒散。使人不能測其中之所有。

戈載曰。夢窗以綿麗爲尙。運意深遠。用筆幽邃。鍊字鍊句。迴不猶人。貌觀之。雕績滿眼。而實有靈氣行乎其間。細心吟繹。味美於回。引人入勝。既不病其晦澀。亦不見其堆垛。與清真梅溪白石並爲正宗。而稍變面目。藻采組織。神韻流轉。旨趣永長。未可妄譏其獼祭也。

周之琦曰。夢窗格律之細。方駕清真。意境之超。希蹤白石。非叔夏輩所能跂及。

陳廷焯曰。夢窗工於造句。超逸處則仙骨珊珊。洗脫凡豔。幽索處則孤懷耿耿。別締古歡。才情橫溢。斟酌於周秦姜史之外。自樹一幟。

王鵬運曰。夢窗以空靈奇幻之筆。運沉博絕豔之才。

馮煦曰。夢窗之詞。麗而則幽邃。而綿密。脈絡井井。而卒焉不能得其端倪。



況周儀曰。夢窗密處。能令無數麗字。一一生動飛舞。如萬花爲春。非若雕瓊蹙繡。毫無生氣也。如何能運動無數麗字。恃聰明尤恃魄力。惟厚乃能之。夢窗密處易學。厚處難學。又曰。重者沉着之謂。在氣格不在字句。於夢窗詞庶乎見之。卽其芬菲鏗麗之作。中間雋句豔字。莫不有沉摯之思。灑瀚之氣。挾之以流轉。令人翫索而不能盡。則其中之所存者厚。沉着者厚。之見於外者也。欲學夢窗之緻密。先學夢窗之沉着。朱孝臧曰。君特以雋上之才。舉博麗之典。沉邃幽密。脈絡井井。絕幽挾潛。開徑自行。

風入松 七十六字

聽風聽雨過清明韻 愁艸瘞花銘協 樓前綠暗分攜路 一絲柳一寸柔情協 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曉夢啼鴛協 西園日日埽林亭 依舊賞新晴協 黃蜂頻撲秋千索 有當時纖手香凝協 惆悵雙鴛不到幽塔 一夜苔生協

【校記】 各本無異文。

【考律】 此調前後兩疊。句法平仄如一。溯其起原。大概初係單調。嗣加後徧者也。但尙有七十二字七十三字七十四字三體。七十二字體。第二第八兩句四字。第四第十兩句六字。七十三字體。則第十句七字。七



十四字體。則第四第十兩句皆七字。萬樹疑七十三字體。爲誤奪一字。然歷代詩餘有三首。徐本立據以補體。存疑可也。歷代詩餘又有七十五字體一首。吳文英作實玉佩冷丁東。奪一佩字。但字數雖殊。而句法平仄。大概相似。愚屢言之。屬纏聲之關係也。最初作者爲晏幾道。兩首皆七十四字。此七十六字體。始見於嬭窟詞。侯寘爲南宋初人。北宋尙無可考。侯作少年心醉一首。第二句作會格外疏狂。上一下四。第八句亦同。但侯另一首及他南宋人作。皆與夢窗同。似宜遵之。三九兩句。如七言詩。四十兩句。上三下四。亦定格。

【論詞】

汲古本有題。爲春晚感懷。絕妙好詞。無之。王朱兩刻。據以刪去。然實春晚作也。譚獻曰。「此是夢窗極經意詞。有五季遺響。」蓋情景交融之作。爲詞中上乘。首句清明。點出時令。聽風聽雨。景中有情。瘞花是清明風雨中事。瘞之情已深。銘之情更深。因艸銘而愁。情益深一層矣。所以然者。瘞花正綠暗之時。樓前是分攜之路。全篇之眼。卽在此分攜二字中。柳一絲。情一寸。極悱惻纏綿之致。極傷離惜別之心。元人曲云。「繫春情短柳絲長。」卽從夢窗此語出。而遜其渾樸。料峭二句。再卽景卽情。伸說一番。言酒之中。雖欲消愁。鶯之啼。依然驚夢也。過變曰。西園日日埽林亭。望其復來也。依舊賞新晴。人面桃花之感也。用意上已經兩轉。此時癡心癡想。見秋千而思纖手。見黃蜂頻撲而疑餘香尙凝。無理之理。意倍深厚。故譚氏以「西子裙裾拂過來」比之。此詞之妙境。五代人擅場語也。雙鴛不到。是分攜。且遙。



承依舊來點明題旨。加惆悵二字。抱柱之信。終不認為絕望。但說蒼生。別無露骨語。則溫厚之至者也。蒼生非一夜可致。而曰一夜者。白駒過隙之旨也。至其命意所在。為賦為興為比。不能執一以求之。

花犯 郭希道送水仙索賦 一百二字

小娉婷。清香素靨。蜂黃暗偷暈。韻翠翹歛鬢。協昨夜冷中庭。月下相認。協睡濃更苦。淒風緊。協驚回心未穩。協送曉色。一壺蔥蒨。纔知花夢準。協湘娥化作此幽芳。淩波路古岸。雲沙遺恨。協臨砌影寒香。亂凍梅藏韻。協熏鑪畔。旋移傍枕。還又見玉人垂紺鬢。協料喚賞清華池館。臺杯須滿引。協

【校記】 汲古本還又作又還。紺鬢作紺髮。張鈔同。鐵網珊瑚池館作池晚。

【考律】 調始清真。方千里和作以外。夢窗艸窗碧山均有之。片玉詞注小石調。詞中四聲。固定者十之八九。素靨。夜冷更苦。未穩。夢準。砌影。傍枕。紺鬢。喚賞。滿（應去）引。皆用去上。尤當注意。夢窗於周。實謹守勿失者。昨字。月字。作字。均入代平。以清真用疑字。無字。花字也。碧山於昨。用歎。於作。用蕊。草窗於作。用怨。蓋由方音有讀昨作為去聲者。乃因此詞而誤。切焉。萬氏詞律謂作字平仄通用。愚不敢附和也。昨夜



【論詞】

句凌波句各九字。或上五下四。或上三下六。似可不拘。臨砌影十字。爲三三四句法。宜遵。

沈伯時樂府指迷曰。一作詞用花卉之類。須略用情意。或要入閨房之意。然多流淫豔。當自斟酌。如直說花卉。而不着些豔語。又不似詞家體例。此夢窗家法。可據以觀此詞矣。首句寫花瓣。次句寫花蕊。第三句寫花葉。而以娉婷欹鬢傳其丰神。皆正面也。然實從中庭月下。認而知之。故第四句承上起下。因文生情。睡濃二句。以十二字具四層轉折。皆由昨夜之冷。體會出來。翠袖天寒之感。蛾眉見嫉之防。兼而有之。曉色旣放。花夢重回。又是一轉。則疑雲盡掃。驚魂甫定時也。過變因花夢之準。想到身分之高。湘娥凌波。水仙正面。雲沙從湘字想出。而雲沙遺恨。又是一轉。隱寓折戟沉戟之痛。臨砌影十字。在旁面一襯。曰凍梅藏韻。則遺恨本自未消。淒風依然告緊。旣移鑪畔。又移枕側。更使近玉人之髮。一片愛護深情。比諸金鈴之繫。高燭之燒。更爲真摯。從昨夜冷至此。愈轉愈深。亦鬱亦厚。不必依常州派論詞法。別求寄託以實之。亦覺其必有所感而發。而意旣層出不窮。筆亦迴環宛轉。學者苟深味之。當識夢窗之真面矣。末二句渡到郭希道作結。清華池館。希道所居。見朱氏箋釋。夢窗集中。有郭清華席上婆羅門引。爲郭清華內子壽絳都春。往來清華池館。六年絳都春。過希道家看牡丹喜遷鶯。郭清華新軒花心動。飲郭園聲聲慢諸作。可見其往來之迹。而人與地不可考。厲鶚早慨之矣。朱孝臧極稱此詞潛氣內轉之妙。爰引申其說以述之。



惜黃花慢

次吳江小泊夜飲僧窗惜別邦人趙簿攜小伎侑尊運歌數  
闕皆清真詞酒盡已四鼓賦此詞饒尹梅津 一百八字

送客吳皋韻 正試霜夜冷楓落長橋協 望天不盡背城漸杳離亭黯黯恨水迢迢協

翠香零落紅衣老暮愁鎖殘柳眉梢協 念瘦腰協 沈郎舊日曾繫蘭橈協 仙人鳳

咽瓊簫協 悵斷魂送遠九辯難招協 醉鬟留盼小窗翦燭歌雲載恨飛上銀霄協 素

秋不解隨船去敗紅趁一葉寒濤協 夢翠翹協 怨鴻料過南譙協

【校記】 張鈔本邦人作邦父 詞譜隨船作隨塵 各本怨紅作怨鴻 王鵬運曰當作鴻

【考律】 此調有平韻仄韻兩體 仄韻有田不伐楊无咎趙以夫諸作 句法及協韻 惟望天四句作四字一句 六

字兩句過變不協 餘與平韻同 杜文瀾謂平韻以此詞為正格 實則宋人平韻之作 可考者只夢窗兩

首耳 平仄及用上入處 應與詠菊一首互參 萬樹謂正試夜望背漸翠念瘦舊繫鳳悵送醉載素夢

翠怨料諸去聲字 兩篇相合 用字精審處 嚴確可愛 學者斷宜遵之 夢窗詞集注無射羽 卽羽調

【論詞】 起句先點明送客 次點吳江之地 深秋之時 長橋卽垂虹橋 見吳郡志 楓落吳江冷 唐崔明信詩也 望

天四句承地說 垂虹之亭 淞江之水 只載離恨 則徙倚長橋間 惟覺黯黯之情 迢迢之路 望天不盡背



城漸杳而已。章法似倒裝。筆氣極清勁。翠香兩句承時說。暮愁七字是翠零紅老後景象。亦翠零紅老時心境。而別意已活躍紙上。極細膩熨貼之妙。且上四句與此二句同一情景交融。而疏密濃淡。布置停勻。誰謂夢窗質實哉。念瘦腰三句。由地由時。折入送客之人。而不說今日之惜別。轉溯舊日之停橈。欲吐仍茹。又似此種感慨。非自今始。更饒沉鬱頓挫矣。過變以聞簫引起。渡到今日之送遠。前結一縮。此處一伸。又覺有無限情事。但以瘦腰斷魂括之。下二句接敘攜伎夜飲。繼之曰歌雲載恨。飛上銀霄。融化秦青善歌響遏行雲之故實。而以情語出之。彌談奇。彌深厚。不獨造語新穎也。夫別恨因秋而深。果素秋隨船俱去。則恨之冲霄者。或可付之流水。乃既不解此。而敗紅反趁濤而來。恐翠翹入夢。亦如雁過南樓。趙嘏詩。鄉心正無限。一雁過南樓。增人無限感喟矣。結句用一料字。由紅葉趁濤推想而來。有悠悠不盡之意。而此四句中翻騰轉捩。則因悵斷魂以下六句。全用平筆。特作波瀾。亦潛氣內轉之法也。翠香即葉。紅衣即花。蘭橈即舟。銀霄即白雲。天寒濤即秋潮。南譙即南樓。夢窗鍊句下語之法。即沈伯時所謂不直說破者。但以爲能此。即是夢窗。不免於王鵬運所譏。僅學蘭亭面耳。

霜葉飛 重九 一百十一字

斷烟離緒 韻 關心事斜陽紅隱霜樹 協 半壺秋水薦黃花香 嘖 西風雨 協 縱玉勒輕



飛迅羽協 淒涼誰弔荒臺古協 記醉蹋南屏綵扇咽寒蟬倦夢不知蠻素協 聊對  
舊節傳杯塵箋蝨管斷闋經歲慵賦協 小蟾斜影轉東籬夜冷殘蛩語協 早白髮緣  
愁萬縷協 驚颿從捲烏紗去協 謾細將茱萸看但約明年翠微高處協

【校記】

歷代詩餘斷煙作斷絃紅隱作紅映蠻素作樊素蝨管作蝨館

【考律】

調始清真周吳詞均注大石然格律有後人聚訟之處第一斷煙離緒之緒字是否起韻因及首句爲四字或七字萬樹謂非韻且七字六字兩句因方千里楊澤民和周末和艸韻也杜文瀾謂係暗韻以周吳及玉田三首皆起韻也徐本立謂有不用韻一體但應從其多者則從杜說而略取調停也愚以爲緒字起韻無可疑關心事三字按之周吳張各詞亦覺屬下較是第二前結之彩扇以下十一字是五六抑七四按周詞曰又透入清輝半响特地留照張詞曰尙記得當年雅音低唱還好又曰又暗約明朝鬪艸誰解先到又曰慣款語英游好懷無限歡笑似兩說均通萬氏必謂咽字讀夢字句泥矣此外香噴西風雨周作正倍添淒悄夜冷殘蛩語周作奈五更愁抱句法不同然千里和詞玉田三首實兩者皆有故萬氏謂似可不拘也用上及各入聲處周吳並同者張亦多遵之是不可易又玉田故園空杳一首原少一字歷代詩餘及詞律補遺均另列一體而細味待喚起清魂下似有奪文張景祁



校補一空格。朱氏因之。則無可議者也。至歷代詩餘有無名氏一首。卽樂府雅詞沈唐之作。句法稍異。而兩書又各有出入。且後鮮作者。今置不論。

【論詞】

斷煙是景。離緒是情。首句雙入。是此日感想。亦全篇之骨。關心事三字。爲由情入景之過脈。霜樹紅殷。斜陽似隱。昔人怕看斜陽。我欲見斜陽而不得。但見秋水半壺。嘖黃花作雨。西風淒苦。我何以堪。當此之時。縱有金鞍玉勒。驟馬荒郊。而淒涼氣味中。弔古登高。實有四顧茫茫之感。回憶前時。南屏山下。乘醉聞歌。哀蟬之曲。彩扇之影。而游情旣倦。都如夢幻中事。不復知有小蠻之腰。樊素之口矣。如此則雖對舊節。不當傳杯。亦不必傳杯。而猶復傳杯者。無聊之極思也。顧杯雖傳矣。而箋生塵。管生蠶。檢舊時斷闕。忽忽經歲。未能成篇。今仍慵賦。惟對此淒涼景物。荏苒終朝。不覺日之旣夕。東籬斜月。轉影依人。殘蛩夜語。哀音和我。此愁誰解。萬縷之髮。早莖莖白矣。況驚颿倏起。捲烏紗以去。又如落帽之孟嘉乎。杜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如我今日。何必細看茱萸。惟有留待明年。重溫舊約。看登高之興會耳。全篇一氣呵成。前徧用加倍寫法。極沉痛。過變三句。一轉再轉。極頓挫。結拍以轉爲收。如雲散雨收。餘霞成綺。而霜樹黃花。就傳杯前所見言之。蟾影蛩語。就傳杯後所遇言之。皆用實寫。而各是一境。斜陽雨蠻素翠微。則均游刃於虛。極虛實相間之妙。斷闕與前之咽涼蟬。後之殘蛩語。舊節與前之記醉蹋。後之明年。線索分明。尤見細鍼密縷。卽隱字。嘖字。輕飛字。咽字。轉字。冷字。緣字。從捲字。亦



各有意義其千鍾百鍊是鍊意非僅琢句非沉晦亦不質實知夢窗真味者當不河漢斯言

鷺啼序 二百四十字

殘寒正欺病酒掩沉香繡戶韻燕來晚飛入西城似說春事遲暮協畫船載清明過  
卻晴烟冉冉吳宮樹協念羈情游蕩隨風化爲輕絮協十載西湖傍柳繫馬趁嬌  
塵軟霧協溯紅漸招入仙谿錦兒偷寄幽素協倚銀屏春寬夢窄斷紅溼歌紈金縷  
協暝堤空輕把斜陽總還鷺鷥協幽蘭旋老杜若還生水鄉尙寄旅協別後訪六橋  
無信事往花委瘞玉埋香幾番風雨協長波妒盼遙山羞黛漁燈分影春江宿記當時  
短楫桃根渡協青樓彷彿臨分敗壁題詩淚墨慘澹塵土協危亭望極艸色天涯  
歎鬢侵半苧協暗點檢離痕歡唾尙染鮫綃鞞鳳迷歸破鸞慵舞協殷勤待寫書中  
長恨藍霞遼海沉過雁謾相思彈入哀箏柱協傷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斷魂在否協

【校記】

七家詞選溯紅作溯洄十六家詞錄同



【考律】

此爲最長之調。夢窗有三首，前無作者，四聲可參三詞定之。一二兩段，除過變變兩句爲三句，及斷紅句上三下四外，餘句法悉同。三四兩段，除第三句或二三或一四，及結尾三句不同外，餘句法悉同。其三首中互異者，水鄉尙寄旅句，詠荷作歎，幾縈夢寐，豐樂樓作座，有誦魚美而已。陽春白雪卷八載徐鼎夫詞，句法悉合，可見歷代詩餘同字數而分三體，爲不諦矣。詞林萬選有黃在軒詞，二百三十四字，萬氏謂係歸帆下少四字，洗却句少一字。徐本立謂有人句亦少一字，疑係誤奪，體仍同也。惟汪元量詞，句法字數均異，想由吳詞變化者，後人鮮用之。

【論詞】

汲古本有題，爲春莫感懷，詞綜等書均刪之。以此等寬泛之題，類草堂陋習，不如不用爾。愚觀全篇之脈絡，第一段緩緩說入，由索居之時，見春暮之景，觸起羈情，純乎興體正宗。念羈情二句，全篇之骨籠罩以下三段者也。二三兩段，敘羈情之由來，全爲敘事。先追溯西湖舊游，當時豔遇，而勝會不常，瞬卽別去，是昔日之乍合旋離，爲第二段。次述別後情事，水鄉依然寄旅，前歡不可復尋，追念當時影事，歷歷在目，而竟成陳迹，是今日之物是人非，爲第三段。至第四段，則極言相思之苦，望極天涯，鬢絲愁白，信物仍在，芳蹤不歸，書欲寄而不達，魂已斷而難招，是二三兩段情事之結果，卽收束第一段羈情二字也。而二段以後，融情入景，游蕩隨風，化爲輕絮之意致，發揮靡遺，則由展開局面，以大開大闔之筆，淋漓盡致以寫之，意無餘賸，詞無不達。在此種最長之調，爲唯一法門，句多韻少，如三四兩段，尤非如



此不可。柳屯田長調用筆運氣，首創此法。南宋善學柳者，惟夢窗一人。特意須極多，否則非竭卽復，氣須極盛，否則非斷卽率耳。至此詞綿密之情，醇厚之味，鍊意琢句之新奇，空際轉身之靈活，則由愚前四首所論，可隅反而得之。再詠荷豐樂樓兩首，布局雖略有不同，而作法亦不外是。

## 姜夔

夔字堯章，鄱陽人。蕭東夫愛其詞，妻以兄子。因寓居吳興之武康，與白石洞天爲鄰。自號白石道人。慶元中曾上書乞正太常雅樂，得免解。迄不第。善吹簫，每自製曲。初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以音律。詞多旁注譜字。嘉泰二年，錢希武爲刻詞曲六卷，名白石道人歌曲。後又有別集一卷。明時集佚。所傳只花庵詞選之三十四首。汲古閣刊之。又有明鈔本。清雍正間洪正治刊之，亦非全集。自元陶宗儀鈔本出，張弈樞刻之。陸鍾輝刻之。而陸併爲四卷。其後鮑刻、江刻、姜刻、倪刻、范刻、四印齊刻，皆從陸本出。許增校刻本，則參合張、陸、沈、曾、植、影、印、張本。彊村叢書以江、研、南鈔本付刊。

范成大曰：白石詞有裁雲縫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聲。

黃昇曰：白石詞極精妙，不減清真樂府。其間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

陳郁曰：白石襟期灑落，如晉宋間人。意到語工，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



張炎曰。格調不侔。句法挺異。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辭。又曰。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不惟清空。又且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

沈義甫曰。白石清勁知音。亦未免有生硬處。

趙孟堅曰。白石詞家之申韓也。

楊慎曰。句法奇麗。腔皆自度。

四庫提要曰。白石詞精深華妙。尤善自度新腔。故音節文采。並冠一時。

周濟曰。白石脫胎稼軒。變雄健爲清剛。變馳驟爲疏宕。

戈載曰。其高遠峭拔之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真詞中之聖。

宋翔鳳曰。詞家之有姜白石。猶詩家之有杜少陵。繼往開來。文中關鍵。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國。皆借託比興。於長短句寄之。

孫麟趾曰。白石多清超之句。

陳廷焯曰。姜堯章詞。清虛騷雅。每於伊鬱中饒蘊藉。其感慨全在虛處。無迹可尋。人自不察耳。又曰。氣體之超妙。白石獨有千古。

馮煦曰。白石所作。超脫蹊徑。天籟人力。兩臻絕頂。筆之所至。神韻俱到。



揚州慢

淳熙丙申至日余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予懷愴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巖老人以為有黍離之悲也 九十八字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韻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協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協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協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協縱豈惹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協一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協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協

【校記】 艸堂詩餘薺麥作薺菜而今作如今詞律歷代詩餘花庵詞選詞綜汲古本洪刻並同 張刻空城作

江城歷代詩餘同 歷代詩餘胡馬作吳馬詞律同 陽春白雪夢好作句好

【考律】 調為白石自度宋末多有作者如趙以夫鄭覺齋李萊老諸人之詠瓊花平仄與姜頗多出入而句法不異萬樹謂從姜為妥是也前後兩結詞律作上五下六杜文瀾謂有作三字一句四字兩句者似可不拘

【論詞】 此為賦體哀時念亂之感一以摹寫被兵後景象出之起處從過揚州說入曰名都曰佳處為下之空城反襯極言揚州之名勝風景應佳亦少駐初程前之揣想絕不料其四顧蕭條即敘中所謂昔也周



濟詆爲俗濫。愚未敢苟同。過春風十里一轉。是解鞍時感覺十里之遙。有似春風已轉。而見爲青青者。盡是薺麥。（薺麥冬生夏死。靡草之屬）則人與屋宇。蕩然無存。可言外得之。杜詩。城春艸木深。此十字之所祖。皆從風詩。彼黍離離化出者也。所以然者。胡馬窺江。兵禍極酷。事後之餘痛。卽無知之廢池。喬木。猶厭兵革。陳廷焯評此數語。謂「情景逼真。猶厭言兵四字。包括無限傷亂語」。諒哉。漸黃昏又一轉。雖厭兵之極。而所聞猶是軍聲。不過所吹之寒。已無人感受。只空城一角。伴此黃昏。更進一層。語意更覺沉痛。空城二字。又全篇主眼。於前結揭出。卽引起過變以後一段文章。尋金人南犯。屢至江淮。紹興三十一年。南至采石。隆興二年。復渡淮。丙申。爲淳熙三年。遠者十五載。近者十二載。而元氣依然未復。此白石所以歎也。然此爲揚州之今。而非揚州之昔。回憶唐代杜牧分司之時。何等繁盛。乃昔多俊賞。今僅空城。料杜郎如果重來。亦當驚訝。荳蔻梢頭之詩。薄倖青樓之夢。皆將以人蹤寥落。無從賦此深情。則今日仍在者。惟是二十四橋。一丸冷月。搖蕩波心。不復有簫聲可聽。因念橋邊紅藥。揚州特產。雖年年花開如故。亦不知爲誰而生矣。寫被兵之地。寂寞無人。鮑照之賦。杜陵之詩。亦不是過。玉田評波心蕩七字。平易中有句法。詞旨列入警句。

暗香

辛亥之春。余載雪詣石湖。止旣月。授簡索句。且徵新聲。作此兩曲。石湖把翫不已。使二伎肄習之。音節諧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九十七字。



舊時月色韻 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協 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協 何遜而今漸  
老都忘却春風詞筆協 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協 江國協 正寂寂協 歎  
寄與路遙夜雪初積協 翠尊易泣協 紅萼無言耿相憶協 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  
湖寒碧協 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協

【校記】

陽春白雪而今作如今 洪刻易泣作易竭

【考律】

此與疏影同爲白石自度後之作者有趙以夫吳潛吳文英陳允平張炎等張詠荷花一首改名紅情其自序可證也趙吳陳張平仄四聲各有出入趙且押上去韻惟夢窗於姜亦趨亦步詞律采用夢窗詞可謂卓見惟萬氏於第七句上三字據汲古本作畫簾隙注畫可平然張鈔夢窗詞作簾畫隙則仍平去入與都忘却同忘字讀去聲

【論詞】

張炎曰「詞之賦梅惟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真爲絕唱」宋翔鳳曰「暗香疏影恨偏安也」陳廷焯曰「暗香疏影二章發二帝之幽憤傷在位之無人也」張惠言曰「石湖蓋有隱遯之志故作此二詞以沮之暗香一章言己嘗有用世之志今老無能但望之石湖也」周濟評暗香詞「前五句爲盛時如此何遜而今漸老四句爲衰時如此長記曾攜手處二句爲想其



盛時。又片片二句。爲感其衰時。愚就全詞觀之。以局勢轉折論。周說誠諦。蓋此章立言。以賞梅之人爲主。而言其經歷。述其感想。就梅花之盛時。衰時。開時。落時。反復論敘。無限情事。卽寓其中。此張氏所謂自立新意。譚獻許爲獨到者也。起處首標舊時。月色中吹笛。喚玉人。與攀摘。是雞人叫旦之用心。是擊楫中流之氣象。何遜句一轉。或自喻。或喻人。春風詞筆之忘却。則非疇曩吹笛興致。以喻壯志消磨。竹外下九字。極寫清寒。冷字與春風針對。但怪得者。前此無此顧慮。今則無可奈何。卽漸老與忘却之歸宿。宋氏所謂恨偏安。陳氏所謂傷在位無人。張氏所謂己嘗有用世之志。今老無能。皆從此種用意推測而出也。過變承前結而下。由瑤席之香冷。說到江國之寂寂。寄與路遙。暗用陸凱詩。於陸詩所謂隴頭人。必有所喻。路遙則音問隔絕也。夜雪初積。似喻絕漠荒寒之境。又似喻陰霾四合。開朗無期。易泣以此。無言以此。陳氏所謂發二帝之幽憤。又從此看出。長記承相憶而一轉。又回想舊時。與首句應攜手極痛癢相關之旨。西湖寒碧。又與瓊樓玉宇高不勝寒同意。則張氏所謂望之石湖者。實於言外得之。忠愛之至者也。又片片再一轉。落到現在。片片吹盡。則竹外疏花亦不得見。玉人攀摘。更無可爲傷之極。恨之極。仍曰幾時見得。則猶欲見之。不認爲絕望。又張氏所謂望之石湖者。亦陳氏所謂在位無人之感。宋氏所謂偏安之恨也。特其旨隱微。其詞渾脫。不見寄託之迹。只運化梅花故實。說看梅者之心事。陳氏稱白石感慨。全在虛處。無迹可尋。蓋如此乃真能以有寄託入無寄託出者。



疏影 題見前 一百十字

苔枝綴玉韻 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協 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協 昭君  
 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協 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協 猶記深宮  
 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協 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協 還教一片隨  
 波去又却怨玉龍哀曲協 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協

【校記】 歷代詩餘胡沙作龍沙。絕妙好詞月夜作月下。洪刻詞綜並同。陸刻重覓作再覓。

【考律】 此調趙以夫陳允平周密張炎諸作平仄頗有出入。又非如暗香有夢窗可證。萬氏多未敢注是也。然萬氏注可平可仄處。如翠禽小小之禽字小字。以為從玉田之滿地碎陰。實則山中白雲作碎陰滿地。萬氏所見誤本也。無言自倚。則或仄平仄仄。或仄仄仄平。或平平平仄。或平仄仄平。似亦未可遽定。若江之與玉。月之與重。則以入代平。詞之慣例。調出於姜。守姜法自無過也。至玉田詠荷葉。改名綠意。又彭元遜之解佩環。亦係此調。萬氏已言之矣。

【論詞】 此詞以美人為喻。苔枝綴玉。先點題面。翠禽使羅浮事。以美人素妝迎趙師雄。故以客裏相逢三句繼



之無言自倚修竹。明用杜詩佳人末句。暗用蘇詩竹外一枝。所以狀梅之孤潔。亦比石湖之清高。若以章法言。首句是梅花。二三兩句是花神。四五六句是與花神相遇時所見。而昭君四句。則由無言句引出者也。王建塞上梅詩。有昭君已歿漢使回之句。茲即借以立意。不慣胡沙。暗憶江南江北。月夜魂歸。化作此花幽獨。當然是徽欽遺恨。徽宗燕山亭後徧曰。「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會去。」可爲箋注之資。張陳諸氏謂爲發二帝之幽憤是已。至其命意警闢。運掉空靈。又玉田所謂自立新意者。實高出王張詠物各詞之上。夢窗郭希道送水仙花犯過變。卽脫胎於此。不獨佩環句運化杜詩。使事而不爲事使。如玉田所贊賞也。過變深宮舊事。詞面詞意。均遙承昭君句。曰猶記。則不堪回首之情。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點額事。寫一憨態。反照前之幽獨。安排金屋。承飛近蛾綠。一片護惜之情。未忍似春風之聽其開落。又不使淪入胡沙。不料淪入胡沙者。卽最可憶者也。還教一轉。隨波去後。却怨玉龍。誰爲爲之。此恨遂成終古。無可奈何語。以跌宕之筆出之。結拍作無聊之想。猶欲重覓幽香。而小窗橫幅。惟存幻影。並香亦不能留。語更沉痛。尋味後徧。飛者。安排者。隨波者。言已落之梅花。睡裏喻太平時沉酣之狀。金屋喻忠愛之忱。玉龍亦隱有所指。特其言微隱耳。



翠樓吟

淳熙丙午武昌安遠樓成與劉去非諸友落之度曲見志

一百字

月冷龍沙塵清虎落今年漢酺初賜韻新翻胡部曲聽氈幕元戎歌吹協層樓高峙

協看檻曲縈紅檐牙飛翠協人姝麗協粉香吹下夜寒風細協此地協宜有詞

仙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協玉梯凝望久歎芳草萋萋千里協天涯情味協仗酒祓

清愁花銷英氣協西山外晚來還捲一簾秋霽協

【校記】歷代詩餘詞仙作神仙詞綜同花銷作花嬌花庵詞選汲古本並同。

【考律】此調白石自度他家罕有四聲一宜守之戈載謂專押去聲韻然里字上聲杜文瀾已駁其說矣此地句中短韻新翻以下玉梯以下前後徧同。

【論詞】前徧作安遠樓落成正面首三句說安遠名義四五兩句極言安遠盛況所以贊美作樓者而賜酺歌吹又與落成縮合第六句折入樓字七八寫樓之壯人姝麗三句落成宴中所有蓋宋時有營伎例須伺應官宴故用以點綴實先將題面還足然後入見志之本意也過變此地二字緊承前徧且包括前徧乃就本地風光運用崔顥詩以發議論宜有詞仙是想像中事素雲黃鶴瀟灑出塵既高出氈幕歌吹上且隱喻安遠之名同一幻想然久憑玉梯凝望惟見芳艸萋萋是意中之詞仙實不可得即崔詩



前六句之意境。天涯情味。由芳艸千里之歎而來。又崔詩長安不見之意。仗字一筆勒轉。清愁卽千載悠悠。而以酒被之。英氣卽長安不見之感。而以花銷之。雙承漢酺殊麗。歸入落成本題。又似代圓其說。西山外又一轉。晚晴氣象。與斜陽之斷腸者不同。是前途珍重之志。爲作樓者勉也。以章法言。前徧說足安遠。後徧乃高一層立論。翻騰頓挫中。示遙深之寄託。然後一轉到題。再轉入興會之語。表裏皆一絲不溢。以意境言。則北氛正惡。而空言安遠。白石胸中。本有涇渭。故全篇皆以微諷之詞。示針砭之旨。而天矯之筆。忠厚之意。又白石本色也。陳廷焯曰。一縱一操。筆如游龍。意味深厚。可謂的評。楊慎詞品賞其檻曲。縈紅檐牙。飛翠酒被。清愁花銷。英氣稱之。曰句法奇麗。不免皮相矣。

### 淡黃柳

客居合肥南城赤蘭橋之西巷陌。淒涼與江左異。惟柳色夾道。依依可憐。因度此曲。以紓客懷。六十五字。

空城曉角吹入城南陌。韻。馬上單衣寒惻惻。協。看盡鵝黃嫩綠。都是江南舊相識。協  
正岑寂。協。明朝又寒食。協。強攜酒小橋宅。協。怕梨花落盡成秋色。協。燕燕飛來  
問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協

【校記】詞綜曉下注一作畫。花庵詞選正岑寂屬前徧。詞律汲古本並同。歷代詩餘惻惻作側側。秋色作



秋苑。陸刻本小橋作小喬。世宜案廣韻三宵橋字。又姓。出梁國。後漢有太尉橋玄。吳志九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作橋是。

【考律】

此亦白石自度。繼之者碧山玉田各一首。用上入及去。多遵白石。其不同者碧山色字不協。然戈載鄭文焯皆謂應協。玉田角綠兩字皆協。然角綠用入。則可借證。正岑寂屬前徧者誤。萬樹已言之。

【論詞】

調屬引近一類。爲小令入慢曲之關鍵。但南宋人令近多參慢曲作法。時有騰挪之筆耳。起二句一片淒涼景色。馬上句則人在陌上所感者。細嚼此中神味。惻惻之寒。是從身外來。抑從心中出。是人。是天。是虛是實。雖自身亦不能辨之。此五代作法也。看盡句拍到柳色。都是句一轉。則無異江左。差足解嘲者耳。過變正岑寂三字。承上起下。然如置前徧之末。則語氣未了。不獨與下句又字呼應也。明朝又寒食。轉入時令。八字二句。共分兩層。如此淒涼。何心攜酒。何心訪豔。故下一強字爲轉語。小橋借指所眷之人。解連環云「爲大橋能撥春風小橋妙搗箏」(原作移箏依張文虎校)雁啼秋水。可證。蓋於荒涼寂寞中。強遣客懷者。然心境不同。終覺淒異。故怕字又一轉。下卽放筆爲之。梨花落盡。雖春亦秋。燕燕飛來。池塘自碧。淡淡說景。而寥落無人之感。見於言外。就合肥之地。當時視爲邊城者觀之。(據白石淒涼犯第二句)且寓意極深。神味雋永。意境超妙。耐人三日思。此與揚州慢淒涼犯兩詞同一根觸。而作法不同者。慢與近之界也。



琵琶仙

吳都賦云戶藏烟浦家具畫船唯吳興爲然春游之盛西湖未能過也已酉歲予與蕭時父載酒南郭感遇成歌 一百字

雙槳來時有人似舊曲桃根桃葉 韻 歌扇輕約飛花蛾眉正奇絕 協 春漸遠汀洲自  
綠更添了幾聲啼鳩 協 十里揚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說 協 又還是宮燭分烟奈愁  
裏匆匆換時節 協 都把一襟芳思與空堦榆莢 協 千萬縷藏鴉細柳爲玉尊起舞迴  
雪 協 想見西出陽關故人初別 協

【校記】 洪刻奇絕作愁絕。江鮑倪各刻宮燭作官燭。張刻都把作多把。絕妙好詞都把作卻把。

【考律】 此詞在歌曲第三卷不列自度腔之內。然他無作者一切以恪遵姜氏爲合。詞律無旁注。戈氏杜氏均謂與暗香疏影淒涼犯同限押入聲韻。

【論詞】 雙槳來時從所遇說起破空而來筆勢陡健與他詞徐徐引入者不同固知未必卽係故人而覺其相似。扇約飛花是人是景又心目中認爲相似者所以爲奇絕也。春漸遠一轉不說其人之似是實非。但就景物言之汀州綠矣。鷓鴣鳴矣。種種皆舊游不堪回首之象。則舊曲之桃根桃葉必難重遇。可以推知。妙在構一迷離恫恍之境欲不說破而又不肯終不說破。故其下卽痛快言之曰十里揚州三生杜



牧前事休說。突換老辣之筆。所謂紆徐爲妍卓犖爲傑者。於寸幅中見之。野雲孤飛之境。卽此是也。過變從前事休說。翻出。又還是一轉。風景依稀似昔。非不可說。奈愁裏再轉。流年逝水。一去不回。竟無從說。因念空堦榆莢。忽生忽落。變化隨時。不能自主。本一無情之物。一襟芳思。都付與之。而無所繫懷。無是事亦無是理。然鷓鴣先鳴。衆芳皆歇。乃不得不付與之。真所謂休說者矣。顧人心之轉換無常。見榆莢之飛。則寸心灰盡。見楊柳之舞。又情思飄揚。藏鴉細柳。舞迴雪之容。今日所見。猶是當日別筵所見。其對西出陽關之故人。勸以更進杯酒者。令人不追想而不得。則又如何意緒耶。全篇以跌宕之筆。寫綿邈之情。往復迴環。情文兼至。結拍想到初別。卽行收住。尤覺餘味曲包。非徒以清剛勝也。張炎評之曰。離情當如此作。全在情景交融。得言外意。讀者宜深味之。

杏花天影

丙午之冬發沔口丁未正月二日道金陵北望淮  
楚風日清淑小舟挂席容與波上  
五十八字

綠絲低拂鴛鴦浦

韻

想桃葉當時喚渡

協

又將愁眼與春風待去

協

倚蘭橈更少駐

協

金陵路鴛鴦吟燕舞

協

算潮水知人最苦

協

滿汀芳艸不成歸日暮

協

更移舟

向甚處

協



【校記】 七家詞選鴛吟作鴛歌。

【考律】

萬氏詞律徐氏拾遺均未載。但調名杏花天影。江鈔且無影字。詞原有杏花天調。五十四字。前後偏之上三句。全與此同。惟末句六字。萬氏以三三折腰式者爲兩句。名於中好。又名端正好。其六字一句者。名杏花天。杜氏謂白石此詞較杏花天多四字。係白石所添。準諸浣溪紗有攤破一體。兩偏之末。各增三字一句。虞美人亦有末句各多一字分兩句增一韻之體。踢莎行又有轉調一體。添字添韻。詞之類此者頗多。則姜增前後各二字一韻。杜說是也。因此又見此調實由萬氏所謂於中好者而來。於中好。杏花天。非爲二物。歷代詩餘名端正好。注一名於中好。一名杏花天。是也。白石未自注宮調。又後無作者。前三句中杏花天之平仄通用處。似亦可通用。路字似協。但杏花天此句亦三四句法。而不協韻。

【論詞】

據序正月二日道金陵。似綠絲芳草。決非眼前之景。然江南春早。青青柳眼。實已可見。首句因青眼想到綠絲。懸揣桃葉渡江時。曾係如此。鴛鴦浦本監利地名。然如史達祖「倩詩情飛過鴛鴦浦」之類。已不作固定之地名用。若以從沔口來。謂指來處說。則下句不銜接矣。蓋全首除金陵路三字外。多游及於虛。卽桃葉亦金陵故實也。又將句折回所見之柳眼。愁人見之。遂爲愁眼。與春風云者。愁與春遇。不啻付與之。兼點時令也。待去一頓。倚蘭橈。是欲去不去。徘徊未定之狀。更少駐一轉。則竟凝不去矣。過變先說金陵盛況。是少駐之心情。由鴛燕之樂。益形人之苦。鴛燕不知。唯潮水知之。則倚蘭橈時之。



又一轉念滿汀句推想將來芳艸自綠王孫不歸我亦猶是上承最苦下開日暮末三句說足苦字日云暮矣欲不去而不能又不知於何更駐前路茫茫之感一轉便收布局與慢曲略同而節促音繁意賅言簡南宋小令大率如是

點絳脣 丁未冬過吳淞作 四十一字

燕雁無心太湖西畔隨雲去韻 數峯清苦協 商略黃昏雨協 第四橋邊礙共天隨

住協 今何許協 凭闌懷古協 殘柳參差舞協

【校記】 花庵詞選商略作商量世宜案略字應仄不誤

【考律】 此調五代無可考宋人作者甚多萬氏謂太子數字凭字均去聲但宋人亦或用平

【論詞】 陳廷焯曰「通首只寫眼前景物至結處云云感時傷事只用今何許三字提唱凭闌懷古下僅以殘

柳五字咏歎了之無窮哀感全在虛處令讀者弔古傷今不能自止洵推絕調」陳氏所評蓋以其沉鬱虛渾也詳味本詞燕春來秋去雁秋來春去隨雲來往無所容心開口便饒閒適之味謂爲白石自況亦無不可數峰清苦所商略者又是黃昏之雨則紅塵不到萬籟俱寂而有四顧蒼茫之概與後編懷古二字息息相關第四橋卽吳江城外之甘泉橋見蘇州府志天隨子爲陸龜蒙自號卽笠澤所祀



三高之一通首只此二句稍實。然擬共天隨住。又所商略者。與太湖西畔。無心隨雲。同一境界也。今何許以提爲轉。凭闌懷古。承上起下。殘柳參差舞。則烟水迷離之境。桑田滄海之感。兼而有之。所謂篇終接混茫者。仍以淡遠之致出之。以詞言爲小令正軌。以境言則誠所謂襟期灑落。意到語工。不期高遠而自高遠者。

### 史達祖

達祖字邦卿。號梅谿。汴人。四朝聞見錄。謂爲韓侂胄省吏。韓敗。黥焉。王鵬運辨其非一人。有梅谿詞一卷。汲古閣刊之。四印齋再校刻。

張鎡曰。史生之作。情詞俱到。織綃泉底。去塵眼中。有瓌奇警邁。清新閒婉之長。無拖蕩汗淫之失。端可分鑿。清真。平。睨。方。回。

姜夔曰。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韻。蓋能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

陳造曰。竹屋梅谿。要是不經人道語。其妙處少游美成亦未及也。

四庫提要曰。清辭麗句。在宋季頗屬錚錚。

鄒祇謨曰。麗情密藻。盡態極妍。要其追琢處。無不有蛇灰蚓綫之迹。



周濟曰梅谿甚有心思而筆涉尖巧

戈載曰清真運化唐人詩句為詞中神妙之境而梅谿亦擅其長筆意更為相近

陳廷焯曰梅谿全祖清真高者幾於具體而微骨韻猶出夢窗之右

鄭文焯曰梅谿聲韻鏗訇幽約可諷

雙雙燕 詠燕 九十八字

過春社了度簾幕中間去年塵冷韻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協還相雕梁藻井協

又軟語商量不定協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協香徑協芹泥雨潤協愛

貼地爭飛競誇輕俊協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暝協應自栖香正穩協便忘了天涯

芳信協愁損翠黛雙蛾日日畫闌獨凭協

【校記】詞選飄然作翩然詞綜應自作應是歷代詩餘詞選十六家詞錄並同絕妙好詞翠黛雙蛾作玉

人

【考律】此調梅谿自度以題為調名夢窗繼作亦本意平仄可參吳詞愁損句絕妙好詞少二字然花庵亦宋



選本則爲六字。夢窗甲稿及張鈔本作還過短牆。與愁損玉人合。然詞譜作還憐。又過短牆。則與愁損翠黛雙蛾合。此外無可證者。後人填此多用六字。夢窗并字未協。或漏韻歟。

【論詞】

梅谿詠物。如春雨春雪及此詞。均極體物之工。古今傳誦。張炎稱其「全章精粹。所詠瞭然在目。且不留滯於物。」其專贊此詞者。黃昇曰。「形容盡矣。」又曰。「姜堯章極稱柳昏花暝之句。」賀裳曰。「史邦卿詠燕。幾於形神俱似。」且極稱其軟語商量。今味全詞。從燕來之時節起。次句卽言尋舊巢情事。度簾幕中間。知舊路也。去年塵冷。今昔之感。且爲欲住試入及還字。又字張本也。差池是未住時燕飛之狀。相並是試入時燕住之形。還相二句。擇居之精審。去住之徘徊。是相並時之容與聲。飄然快拂花梢。則小住又去。翠尾六字。又拂花梢時之形相。入幕出幕。層次井然。且形容盡致。不啻一幅飛燕尋巢圖。眞所謂瞭然在目者。過變以下四句。是拂花梢後事。又極寫銜泥銜艸時尋覓之狀。如此則燕可歸矣。歸亦不得不晚矣。紅樓句說歸。看足句寫將歸未歸時之興致。極其躊躇滿志。興會淋漓。亦定巢時心境。應自二句。言巢成以後之安居。不再勞勞花底。辭若有憾。實深喜之。至此而詠燕之意已竟。結拍以玉人之愁。比較其間。獨凭畫闌。與穩香正穩及入巢相並。恰相反映。自愁乎。妒燕乎。不得而知。亦不再贅。正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與春雪之「怕鳳鞦挑菜歸來。萬一灞橋相見。」同一作法。正玉田所謂「一段意思全在結句」者也。論詠物之詞。實賦體之極軌。如以寄託言。則紅樓歸晚以下六句。



譏不思恢復晏安酖毒之非喻中原父老望眼欲穿之苦曰看足曰應自曰便忘了曰愁損曰獨凭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居然春秋之筆白石賞之殆以與己之暗香疏影諸詞異曲同工乎

秋霽 一百五字

江水蒼蒼望倦柳愁荷共感秋色韻廢閣先涼古簾空暮雁程最嫌風力協故園信  
息協愛渠入眼南山碧協念上國協誰是膾鱸江漢未歸客協還又歲晚瘦骨  
臨風夜聞秋聲吹動岑寂協露蛩悲清燈冷屋繙書愁上鬢毛白協年少俊游渾斷  
得協但可憐處無奈冉冉魂驚采香南浦翦梅烟驛協

【校記】王校別本愁荷作殘荷廢閣作虛閣悲作鳴毛作先魂驚作驚魂

【考律】調始胡浩然梅谿夢窗平仄俱與胡合惟夢窗屋字似協陳允平周密亦有此調而平仄稍有出入陳且漏國字一韻歷代詩餘八十一會紆作過變前二句作當時快意登臨少兩字而其他多合疑有奪文詩餘注一名平湖秋月則陳詞之題疑係誤本逸其調名如無悶之例

【論詞】前六句一片秋意颯颯之聲隨筆俱至江水柳荷皆眼前景物蒼蒼字倦字愁字極情景交鍊之工廢



閣古簾。近就所居言之。與下之清燈冷屋。同爲驛店郵亭氣象。雁程句不專寫西風之勁。且爲征人遠行時之心情。尋梅谿詞。有陪節欲行留別諸友之水龍吟。中秋宿真定驛之齊天樂。衛縣道中之鷓鴣天。九月七日定興道中之惜黃花。四庫提要謂其隨李壁使金。疑此詞亦作於北行之始。故以江水起興。雁程最嫌風力。卽風利不得泊之意。實全篇之主要語也。漸行漸遠。故回望故園。探其信息。南山之碧。與江水蒼蒼對照。此故園可愛處。亦上國可念處。而念及上國。則我實未歸之客。膾鱸之思益深。曰誰是。則我獨行邁之嗟。愈在虛處說。愈見感喟之情。此以縱爲擒之手段也。惟漢字似無着落。尋留別之水龍吟。有楚江南之語。料梅谿於荆楚間。必有故實。惜不可考耳。過變從未歸卸下。再進一層。瘦骨臨風。切定自身。似過脈語。實全篇筋節。秋聲曰聞。岑寂曰動。均在主觀上說。故與先涼空暮不復露蛩承秋聲。清燈冷屋承岑寂。繙書爲清燈冷屋中事。鬢毛愁白。乃其究竟。寥寥十四字。可抵一篇秋聲賦。讀且見懷鄉惜別之情。自還又至此。一氣直下。絕無轉折。故年少句以開爲轉。取疏宕之致。俊游反照岑寂。渾斷得者。言已無從想起也。但可憐處一合。采香南浦。是送別事。翦梅烟驛。是寄遠事。俊游雖不復追想。而此等情事。直令人已灰之心。又復颺起。未了之情。又復牽動。殆真所謂無奈者。冉冉魂驚四字。形容之妙。不可言喻。詞卽以此收住。益覺一往而深矣。至後徧韻少句多。用筆之法。已詳鷓鴣序下。



湘江靜 一百三字

暮艸堆青雲浸浦韻 記匆匆倦篙曾駐協 漁棹四起沙鷗未落怕愁沾詩句協 碧袖  
 一聲歌石城怨西風隨去協 滄波盪晚菰蒲弄秋還重到斷魂處協 酒易醒思正  
 苦協 想空山桂香懸樹協 二年夢冷孤吟意短屢烟鐘津鼓協 展齒厭登臨移橙後  
 幾番涼雨協 潘郎漸老風流頓減閒居未賦協

【校記】 王校橙別作燈。各本漁棹作漁榔。世宜案榔字不見說文。廣韻十一唐榔下。檳榔。說文根高木也。西  
 征賦鳴根厲響。注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舷為聲。所以驚魚令入網也。陸龜蒙漁具詩序叩而駭之曰根。  
 應作根。

【考律】 萬樹曰。前記匆匆至蕩晚。與後想空山至漸老全同。西與幾平仄通用。杜文瀾曰。此調無別家可證。疑  
 梅谿自度腔。邵瑞彭疑為水龍吟之變。世宜案樂府雅詞拾遺下。收無名氏瀟湘靜。只第一句二四六  
 各字。第四第九兩句末字平仄不同。並各有平仄通用者。數字過變六字句。不協韻。其他句法協處悉  
 合。用上處亦多合。可知湘江靜即瀟湘靜。曾慥雅詞斂。題紹興丙寅。梅谿生曾慥後。是舊有此調。杜



說非也。

【論詞】

戈載稱此詞爲傑構。陳廷焯批碧袖下六句曰：「沉鬱之至。」批三年下五句曰：「居然美成復生。」愚觀此詞布局，因舊地重游，有許多感喟，特不先說現時心事，而轉由追溯前游入手，再從前次之斷魂折入此時夢冷意短之境，還重到斷魂處，與酒易醒思正苦，取嶺斷雲連之勢，爲前後徧之關鍵。故前徧之前七句，全說前游，滄波四句，一拍合便開後徧，而後徧之屢字及幾番，又關合前徧。潘郎漸老三句作收，爲點明作詞本意。章法完密，波瀾壯闊。若分析言之，則首句寫水國荒涼之景，實綜合今昔而言。次句由今思昔，開下五句。所聞者漁榔之聲，所見者沙鷗之影，是愁境，是詩境，是詩中愁境。怕沾用重筆一撇，卽所以爲匆匆也。碧袖突轉，詩句不成，歌聲猝至，石城之怨，去隨西風，寥寥十二字，如聞奈何之聲，言愁欲愁，擺脫不得。自漁榔至此，爲下文之斷魂，空中摩盪，曲曲傳神也。夫旣隨西風以去矣，此後自不欲重來，然而滄波盪晚，菰蒲弄秋，仍是暮艸堆青，雲浸浦景象，則不欲到者，今竟重到，猶是斷魂之境也。故滄波句又是一轉，其轉折皆在空際，爲潛氣內轉之法，愈轉愈深，愈轉愈鬱。此善學清真者，氣象則渾灑流轉，詞句又磬折鈴圓也。過變緊接重到，籠罩後徧，爲一頓。想空山句，又推開一筆，想字由思字來，空山六字，卽小山招隱之意，直貫末句之間。居下三句一轉，三年夢冷，豎說孤吟，意短，橫說仍與斷魂映照，津鐘烟鼓，寫天涯倦客之境，遇更加一屢字，夢之不得不冷，意之不得不短，活



畫出來而語仍渾樸。又清真妙境也。屐齒句承上說。移橙句用杜詩細雨更移橙。加後幾番三字。益見時序遷流之感。而又與空山句映照。情景之交融。吾無閒然矣。結拍借用潘岳閒居賦而反言之。曰漸老。曰頓減。曰未賦。極拙且重。與輕倩有餘味者不同。亦得自北宋者。

### 辛棄疾

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人。少時以詩詞謁蔡光。光曰。他日當以詞名家。紹興間。耿京聚兵山東。聘掌書記。奉表南歸。高宗召見。授承務郎。後官至浙東安撫。德祐初。以謝枋得請。贈少師。謚忠敏。銳意恢復。所志不行。乃悲歌慷慨。一於詞發之。著稼軒長短句十二卷。宋有信州本。汲古閣併爲四卷。四印齋縮摹元刊本。涉園摹小草齋鈔本。均仍十二卷之舊。涉園又影刊宋范開編甲乙丙三卷。涵芬樓補印丁卷。萬載辛啓泰輯補遺一卷。范開曰。公一世之豪。以氣節自負。功業自許。果何意於歌詞。故其詞之爲體。如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又如春雲浮空。卷舒起滅。隨所變態。無非可觀。無他意不在於作詞。而其氣之所充。蓄之所發。詞自不能不爾也。然其間固有清而麗婉而嫵媚者。

劉克莊曰。公所作大聲鐘鞳。小聲鏗訇。橫絕六合。埽空萬古。其穠豔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

俞彥曰。唐詩三變愈下。宋詞殊不然。歐蘇秦黃。足當高岑王李。南渡以後。矯矯特健。卽不得稱中宋晚宋也。辛



稼軒自度梁肉不勝前哲。特出奇險爲珍錯供。與劉後村輩俱曹洞旁出。學者正可欽佩。不必反唇並捧心也。王士禎曰。石勒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終不學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稼軒詞當作如是觀。

四庫提要曰。棄疾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概。於倚聲家爲變調。而異軍特起。能於翦翠裁紅之外。屹然別立一宗。

周濟曰。稼軒欲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又曰。稼軒不平之鳴。隨處輒發。有英雄語。無學問語。故往往鋒

穎太露。然才情富豔。思力果銳。實無其匹。

陳廷焯曰。辛稼軒氣魄極雄大。意境却極沉鬱。不善學之。流入叫囂。稼軒不受過也。又曰。稼軒詞如「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嬾上樓」及「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薺菜花」。信筆寫去。格調自蒼勁。意味自深厚。

祝英臺近 七十七字

寶釵分桃葉渡韻 烟柳暗南浦協 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協 斷腸點點飛紅都無人

管更誰勸流鶯聲住協 鬢邊覩協 應把花卜歸期纔簪又重數協 羅帳燈昏哽咽

夢中語協 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協



【校記】

范刻點點作片片。陽春白雪小草本並同。更誰勸作倩誰喚。花庵艸堂並同。陽春白雪更作是。應把作試把。花庵陽春白雪。汲古本並同。歸期作心期。哽咽作嗚咽。陽春白雪同。帶將愁去作將愁歸去。小草本流作啼。汲古本詞綜同。花庵却作又。陽春白雪帶將愁去作和愁將去。絕妙好詞更作倩。

【考律】

此調只七十七字一種。萬氏之說是也。然有平仄兩體。平韻蘇茂一詞。詞律拾遺已收。仄韻則有韻多韻少之殊。蘇軾渡字不起韻。夢窗翦紅情一首亦然。宋人如是者甚夥。岳珂詞前後第七句與前徧第二句均協韻。張輯客西湖無名氏倚危闌均如此。此詞渡字確係起韻。趙長卿劉過張輯均有可證者。徐本立謂處字亦協。然自怕上至聲住。自羅帳至愁去。前後均同。無後徧第七句獨協之理。當係撞韻。不然。蘇軾前徧第七句似協。豈非應補體乎。

【論詞】

貴耳集呂正己爲京畿漕。有女事辛幼安。因以微事觸其怒。竟逐之。桃葉渡詞。卽因此而作。此與臨江仙之爲錢錢遣去。同一本事說也。張惠言曰。一點點飛紅。傷君子之棄。流鶯惡小人得志。春帶愁來。其刺趙張乎。此常州派比興說也。今案起二句。以詞而言。與貴耳集說似合。烟柳句從江淹別賦中來。爲惜別時光景。加一暗字。便有黯然魂銷之意。以烟柳爲登樓所見。故下句拍到自身。卽說上樓。然烟柳之所以暗者。十日九風雨。幾許春花。全被摧殘。此一片愁慘氣象中。飛紅已無人管。流鶯更誰解勸。層樓怕上。端爲斷腸。五句一氣。由景入情。令讀者亦爲腸斷。而所謂風雨。所謂飛紅。所謂流鶯。自當各



有所喻。以逐妾爲題。似說不到此種地步也。過變從送別而盼歸期。遙承起句。鬢邊之花。又由飛紅想  
出。覷下。纔簪重數。輾轉反側之情。傳神阿堵。語極癡情。極摯。稼軒詞中。此種語實不多觀。真所謂摧剛  
爲柔者。繼之曰。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則直道相思了無益之意。且見歸期仍是幻想。所覷所下。都無  
着落。可尋爲下文愁字摩空作勢。於是欲驅此愁不得。則溯愁之來路。謀愁之去路。因從烟柳飛紅流  
鶯。覓得一春字。乃覺與春俱來。不與春俱去。不恨留春不住。只恨春去愁留。若能知春之去處。必將請  
其帶愁而去者。言情可謂極工。且極曲折。而尋繹春字。又似當有所指也。張炎評之曰。景中帶情而  
存騷雅。沈東江評之曰。昵狎溫柔。魂銷意盡。但愚細味此詞。終覺風情旖旎中。時帶蒼涼淒厲  
之氣。此稼軒本色。未能脫盡者。猶之燕趙佳人。風韻固與吳姬有別也。

賀新郎

別茂嘉十二弟

一百十六字

綠樹聽鶉鳩韻 更那堪鶉鳩聲住杜鵑聲切協 啼到春歸無尋處苦恨芳菲都歇協  
算未抵人間離別協 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協 看燕燕送歸妾協  
將軍百戰身名裂協 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協 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



雪協 正壯士悲歌未徹 協 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 協 誰共我醉明  
月協

【校記】

詞統鷓鴣聲住杜鵑聲切作杜鵑聲住鷓鴣聲切無尋處作無啼處共我作伴我詞選四家詞選並同  
汲古本裂作烈

【考律】

此調宋人作者極多平仄出入亦多當就相同較多者依之然如鷓鴣聲住回首萬里亦可用仄仄平  
平詞律及拾遺補注舉例甚詳但比較亦非多數東坡乳燕飛華屋一首與各家頗有異處然東坡所  
獨如花前對酒不忍觸句少一字或誤奪或省一纏聲已無可考徐氏補體非也稼軒綠暗淩波路一  
首後徧第五句多一字似增一纏聲徐氏補體亦非也歷代詩餘列爲又一體者一前徧二三兩句作  
上五下六一後徧二三兩句作上五下六愚亦以爲不必

【論詞】

楊慎詞品謂「盡集許多怨事全與李白擬恨賦相似」尋江淹別賦恨賦皆首尾述意中間歷敘若  
干事而此則擬別賦者在詞自屬變格蓋治前後徧爲一鑪前起後束中列離別四事前二者屬女子  
後二者屬男子末句歸到自身以結之其送茂嘉只末二句張惠言謂「茂嘉以得罪譴徙故有是言」  
固嫌穿鑿周濟謂「馬上琵琶爲北都舊恨易水蕭蕭爲南都新恨」亦似附會在稼軒只因別茂嘉



而廣徵古事。言離別之恨耳。若詳釋之。自注。依離騷補注。鶉鳩非杜鵑。是指鶉言。卽司至之伯趙。以五月鳴。綠樹舉五月之景物。春歸芳歇亦然。因聽鶉鳩。遂追溯鶉鳴以前。有行不得也之鶉鳩。有不如歸去之杜鵑。皆有關離別。及啼到伯趙。則如離騷所說百艸不芳矣。算未抵句。由鳥之悲鳴。轉到人之離別。以老辣之筆出之。擬之於詩。實爲興體。自此句入題後。乃第一事舉昭君辭漢。第二事舉莊姜送戴嬀。第三事舉李陵別蘇武。第四事舉易水送荆軻。人間二字冒下。如許二字結上。四層敘完。再以啼鳥應起處。不啼清淚長啼血。鳥且如此。人何以堪。故一到我字便收。實不必呆說寄託。陳廷焯評之曰。「沉鬱蒼涼。跳躍動盪。古今無此筆力。」得之矣。愚謂稼軒以生龍活虎之才。爲鑄史鎔經之作。格調不憚其變。隸事不厭其多。其佳者竟成古今絕唱。却不容人學步。並世如陳同甫。劉龍洲。後世如陳其年。善學辛者亦多傑作。然究涉粗獷。學者讀稼軒詞。宜取神遺貌。藉藥纖弱之病。而發風動氣。則所當慎也。

### 摸魚兒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爲賦

一百十六字

更能消幾番風雨。韻  
匆匆春又歸去。協  
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協  
春且住



協 見說道天涯芳艸無歸路 協 怨春不語 協 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 協

長門事準儂佳期又誤 協 蛾眉曾有人妒 協 千金縱買相如賦 脈脈此情誰訴 協

君莫舞 協 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 協 閒愁最苦 協 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烟柳斷

腸處 協

【校記】 范本怕作恨陽春白雪同無作迷詞統同闌作樓 陽春白雪縱作莫 各本脈均作脈世宜案說文

脈目才見也徐曰目略視之也古詩脈脈不得語應作脈從目

【考律】 論此調以歐陽修爲最先然各本字數參差歷代詩餘百十五字詞律百十七字醉翁琴趣吉州本歐

集均百十八字無從定正次之者當推晁无咎買陂塘所由名也南宋人作者極多惟休去倚危闌各家皆一四句法休字以去聲領句卽稼軒亦只此首第一字平聲又首句及後徧第四句似協韻然後徧第四句與前徧第三句同可斷爲非協首句起韻則上葉丞相一首亦然施芸隱莫崙唐珏均協張炎亦有一首如此然究以第二句起韻爲多

【論詞】 陳廷焯曰「姿態飛動極沉鬱頓挫之致更能消三字從千回萬轉後倒折出來」譚獻曰「權奇侷

儻純用太白樂府詩法」愚謂此在稼軒亦摧剛爲柔纏綿悱惻然時復英英露爽且淒怨處略驗分



寸則稼軒本色。譚氏所謂權奇倜儻。固周秦所未有也。按本傳。辛氏以大理少卿召出。爲湖北轉運副使。又改湖南。詞品謂中年被劾。凡十六章。自況淒楚。以此詞後徧觀之。其爲自慨所遭。由近徙遠。意旨甚明。羅大經鶴林玉露謂「斜陽烟柳之句。與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者不同。使在漢唐。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然此詞之怨。實不僅末三句也。起句破空而來。將前徧所說。全歸納其中。然後倒戟而入。便較使平筆者別饒姿勢。蓋幾經風雨之後。乃有此言。恐春之遽歸也。曰匆匆。曰又。則竟留春不得。從更能消說來。爲進一層。意雖忠愛。而語已含怨矣。惜春二句。申說不欲春歸之意。怕早開原怕早落。何況落紅。何況無數。豈不更可惋惜。於是用一轉筆。喚春且住。而所以喚住者。則告以無歸路。曰見說到似懸揣語。亦料定語。用意又透過一層。沉痛無比。此情此境。更有何說。惟覺畫檐蛛網。日惹飛絮。爲之留住餘春。尙有殷勤之意。抑鬱誰語爲何如。惜春怨春。力透紙背矣。以上爲起興之詞。後徧卽入本意。借用長門賦序。而反言之。雖入長門。尙擬再得進幸。而佳期又誤。端爲衆女之嫉蛾眉。是縱以千金壽相如。買得長門一賦。而此情終無訴處。與上之怨春不語。同一怨到極處也。君莫舞。艸堂注。引樂府原題。巾舞名公莫。出於項伯之語。項莊是舞君莫。卽勸以莫相怨。玉環飛燕。同歸塵土。雖蒙寵幸。終等空花。寬譬語仍不平語。蓋無可奈何者。有一霎之斜陽。仍隔烟柳。令人腸斷。不殊芳草天涯。欲免閒愁。除非不聞不見。曰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以勸慰之語作收。亦猶是脈脈此情誰訴之意。全篇怨而



近怒微欠和平。特盪氣迴腸。極饒頓挫之致耳。

菩薩蠻 書江西造口壁 四十四字

鬱孤臺下清江水(仄韻)中間多少行人淚(水協)西北望長安(平韻)可憐無數山(安協) 青山

遮不住(仄韻)畢竟東流去(住協)江晚正愁余(平韻)山深聞鷓鴣(余協)

【校記】 范刻本望作是。艸堂詞統並同。東作江。花庵小草本並同。

【考律】 杜陽雜編。唐宣宗時南詔入貢。危髻金冠。瓔珞被體。謂之菩薩蠻。因製此曲。文士往往聲其詞。凡四換韻。二仄二平。然李白已有平林漠漠一首在前。未必始宣宗時也。

【論詞】 溫韋小令作法。句句垂。句句縮。言盡意不盡。比興之體。深厚之旨。以蘊藉出之。然太白此調。一片神行。千古絕唱。實與溫韋殊途同歸。溫韋亦不襲太白之迹也。稼軒此詞。蓋師太白者。陳廷焯曰。用意用筆。洗脫溫韋殆盡。然大旨正見脗合。是也。鶴林玉露。南渡時金人追隆祐太后至此。幼安因以起興。聞鷓鴣。謂恢復行不得也。尋造口鬱孤臺。均在虔州。(今江西贛縣)章貢二江合流於此。首句從臺上俯瞰所見。多少行人淚。包括不少傷心事。不專指隆祐而言。長安指汴。遙望西北。無數之山隔之。喻



恢復之難也。青山二句，借水怨山，畢竟東流，與望中之西北，有南轅而北其轍之歎，且亦逝水不回之痛。江晚正愁余，承上開下，晚字更饒遲暮之感。鷓鴣爲虔州山產，有行不得也之聲。山深聞鷓鴣者，言無知之鳥，亦作此聲，則余愁更不堪說。進一層語，且亦師五代虛縮之法，以作收筆。全詞就造口之所聞所見言，不加塗澤，而以勁氣達之，如生鐵鑄成，不可移動，似淺近，實深厚。樂府中超超元箸，實亦從古詩十九首得來。







卷下  
北宋六家

周邦彥集詞學之大成。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凡兩宋之千門萬戶。清真一集。幾擅其全。世間早有定論矣。然北宋之詞。周造其極。而先路之導。不止一家。蘇軾寓意高遠。運筆空虛。非粗非豪。別有天地。秦觀爲蘇門四子之一。而其爲詞。則不與晁黃同賡。蘇調妍雅婉約。卓然正宗。賀鑄洗鍊之功。運化之妙。實周吳所自出。小令一道。又爲百餘年結響。柳永高渾處。清勁處。沉雄處。體會入微處。皆非他人履齒所到。且慢詞於宋。蔚爲大國。自有三變。格調始成。之四人者。皆爲周所取則。學者所應致力也。至於北宋小令。近承五季。慢詞蕃衍。其風始微。晏殊歐陽修張先。固雅負盛名。而砥柱中流。斷非幾道莫屬。由是以上稽李煜馮延巳。而至於韋莊溫庭筠。薪盡火傳。淵源易溯。錄此六家。實正軌所在。瓣香所承。不敢效顰。戈周舉周邦彥以概其餘也。

周邦彥

邦彥字美成。錢塘人。元豐中獻汴都賦。召爲太樂正。徽宗朝提舉大晟府。討論古音。增引近慢曲。或爲三犯四



犯之調。累官徽猷閣待制。出知順昌府。徙處州。卒。宋史稱其詞韻清蔚。南宋刻本之可考者。一嚴州本清真詩餘。一溧水本清真詞。一美成長短句。一曹杓注清真詞。一圈法美成詞。一陳元龍注片玉集。汲古參合各本。刻片玉詞二卷。補遺一卷。西泠詞萃因之。鄭文焯校刻本亦因之。四印齋摹刻明鈔元巾箱本清真集二卷。彊村涉園均重刊陳注片玉集十卷。

強煥曰。美成詞摹寫物態。曲盡其妙。

陳振孫曰。美成詞多用唐人詩語。隲括入律。混然天成。長調尤善鋪敘。富豔精工。詞人之甲乙也。

劉肅曰。美成以旁搜遠紹之才。寄情長短句。縝密典麗。流風可仰。其徵詞引類。推古誇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來歷。

張炎曰。美成詞只當看渾成處。於軟媚中有氣魄。採唐詩融化如自己出。

沈伯時曰。作詞當以清真爲主。蓋清真最爲知音。且下字用意。皆有法度。

賀裳曰。周詞大致勻淨。有柳欵花韞之致。

劉體仁曰。詞體雅正。

周濟曰。清真思力獨絕千古。後有作者。莫能出其範圍。又曰。沉痛至極。仍能含蓄。

陳廷焯曰。詞至清真。乃有大宗。前收蘇秦之終。後開姜史之始。其妙處不外沉鬱頓挫。頓挫則有姿態。沉鬱則



極深厚且一篇有一篇之旨。

馮煦曰。陳氏子龍曰。以沉摯之思而出之。必淺近。使讀之者。驟遇之。如在耳目之前。久誦之。乃得雋永之趣。則用意難也。以儼利之詞而製之。必工鍊。使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圓潤明密。言如貫珠。則鑄詞難也。其爲體也。纖弱。明珠翠羽。猶嫌其重。何況龍鸞。必有鮮妍之姿。而不藉粉澤。則設色難也。其爲境也。婉媚。雖以驚露取妍。實貴含蓄不盡。時在低回唱歎之餘。則命篇難也。張氏綱孫曰。結構天成。而中有豔語雋語奇語豪語苦語癡語。沒要緊語。如巧匠運斤。毫無痕迹。毛氏先舒曰。北宋詞之盛也。其妙處不在豪快而在高健。不在豔冶而在幽咽。豪快可以氣取。豔冶可以言工。高健幽咽。則關乎神理骨性。難可強也。又曰。言欲層深。語欲渾成。諸家所論。未嘗專屬一人。而求之兩宋。惟片玉梅溪足以備之。周之勝史。又在渾之一字。詞至於渾。則無可復進矣。

六醜

薔薇謝後作

一百四十字

正單衣試酒。悵客裏光陰虛擲。韻願春暫留春歸。如過翼。協一去無迹。協爲問花何在。夜來風雨。葬楚宮傾國。協釵鈿墮處。遺香澤。協亂點桃蹊。輕翻柳陌。協多情更誰追惜。協但蜂媒蝶使。時叩窗隔。協東園岑寂。協漸蒙龍暗碧。協靜繞珍叢底。成



歎息協 長條故惹行客協 似牽衣待話別情無極協 殘英小強簪巾幘協 終不似  
一朵釵頭顫裊向人欹側協 漂流處莫趁潮汐協 恐斷紅尙有相思字何由見得協

【校記】

宋陳注本元本悵作恨。汲古本陽春白雪精選艸堂歷代詩餘十六家詞錄並同。更作爲陽春白雪宋詞三百首並同。紅作鴻。艸堂汲古本詞綜歷代詩餘並同。草堂花作家。詞綜詞選四家詞選三百首並同。汲古本葬作送。更作最。蹊作谿。隔作隔。世宜按說文。隔障也。隔。大車輓。作隔非。

【考律】

調名。陳注引晉志所載漢儀。皇后駕六醜馬。注曰。醜類。未能明言其故。浩然齋雅談。述邦彥語。此犯六調。皆調之美者。則美以醜名。猶治言亂。惜宋本調名下只注中呂二字。無由悉其何句犯何調耳。調爲美成自創。句法聲韻。概宜依之。方千里和詞。吳夢窗元夕風雨。四聲皆謹守周律。客字上入。一朵之一字代平。可參諸方吳而知也。明人楊慎改名箇儂。且句讀多誤。萬樹已譏之。惟有一事應說明者。汲古本東園岑寂分段。與詞氣不合。且宋元本皆於時叩窗隔分段。此毛誤也。

【論詞】

此詞非詠落花。乃花落後之追惜。命意全在此處。與將落時方落時之說法。絕不相同。此審題之法所宜知者也。至其悱惻纏綿。沉鬱頓挫。轉折操縱。不使一直筆平筆。而用意皆透過一層。且覺言中有物。南宋諸家。未嘗不學步。而苦不能及。卽碧山詠暮。一江湖興。昨夜西風又起。年年輕誤歸計。如今不怕。



歸無準。却怕故人千里。」吞吐之妙，亦猶遜之。起處二句，周濟曰：「千迴百折，千錘百鍊。以下如鵬羽自逝。」蓋客裏光陰虛擲，是作詞之本意。單衣試酒，是人事。是天時。着一「正」字，悵字直貫全篇。故雖翻騰曲折，如環無端，仍自一氣貫注。而十三字之妙，尤在雖包括而無贅義，却含渾而不露骨。想見其意在筆先，躊躇滿志也。願春暫留，是不忍虛擲。春歸如過翼，則竟成虛擲。譚獻曰：「逆入平出，亦平入逆出。」前者以意言，後者以筆言。實則作者此時已入化境，並無平逆之成心耳。過翼既喻其速，又繼之曰：「一去無迹，直說到盡頭，不留餘地。讀者試掩卷一思，將不知以下應作何語，而以為問花何在，一筆噴醒，又輕輕頓住。譚獻謂其「搏兔用全力」。陳廷焯曰：「既突兀，又綿密。妙只五字束住。下文反覆纏綿，更不糾纏一筆，却滿紙羈愁抑鬱。且有許多不敢說處，言中有物，吞吐得妙。」愚謂自下句起至結拍，皆從此一問開出。振起全神。夜來風雨二句，落花正面，僅此九字。交過排場。香澤之遺，是從無迹想出。引起追惜，知其無迹，而因香澤以強尋其迹。故由追惜之一念中，說出亂點桃蹊，輕翻柳陌八字。實境而虛寫之。然又不自承為已知追惜，故又以「更誰」二字，叫起蜂蝶。蜂蝶不知追惜，而時叩窗隔，則似教人追惜者。自夜來至此，層累曲折，仍拍轉到悵字，而又虛籠便住。留下段地步。此章法也。東園二句，是窗隔外景象。是花落後景象。亦光陰虛擲，一去無迹之實況。靜繞珍叢底，則因蜂蝶之叩窗隔，往尋所遺之香澤者。曰成歎息，包一切。掃一切。達上達下，骨節通靈，不可作長調中襯句看。若以章法言，



四句皆屬過變也。花已無迹，但有長條，而故惹行客，話別牽衣，無情之物，又似有情，是人心所造之境。極無中生有之妙。於長條之上，偶見殘英，以爲話別者，卽此。雖本非可簪巾幘，而以此之故，強爲簪之。無迹而竟有迹，更是想入非非。然而顫鼻欷側，終不似未殘之花，一番覺悟，如夢初醒，又無可奈何之感。於是知春之去者，終不可留，而人之於花，終不願其一去無迹，故只對花之漂流，勸以莫趁潮汐，冀斷紅之上，尙有相思之字，可以常得見之，更是依依不捨，一往而深，情之至者矣。周濟曰：「不說人戀花，却說花戀人，不從無花惜春，却從有花惜春，不惜已簪之殘英，却惜欲去之斷紅。」蓋用意極奇幻，用筆極矯變，且一段議論，皆從長條生出，人人所欲言，而人人不能言，渾化之境，詞之極軌，真千古絕唱也。譚獻謂「殘英句應願春暫留，漂流句應春歸如過翼」，亦是章法。蓋其前後貫穿之綿密處，不隔不漏，讀者尤當細心體會之。至結句曰：「恐日何由，逆挽而不直下，拙重而不呆滯，尤清真所獨，白石暗香結句，雖極模倣之能事，而比此猶嫌滯相，且覺吃力矣。」

花犯 梅花 一百二字

粉牆低梅花照眼，依然舊風味。韻 露痕輕綴。協 疑淨洗鉛華，無限佳麗。協 去年勝賞  
曾孤倚。協 冰盤共燕喜。協 更可惜雪中高士，香篝熏素被。協 今年對花太匆匆，相



逢似有恨依依愁悴協 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飛墜協 相將見脆圓薦酒人正在空江  
烟浪裏協 但夢想一枝瀟灑黃昏斜照水協

【校記】

梅苑露作雪疑作凝佳作清花庵樂府雅詞詞綜詞選十六家詞錄四家詞選並同太作最宋本元本  
艸堂十六家詞錄並同吟作凝花庵樂府雅詞詞綜並同青苔上旋看飛墜作青苔一簇春飛墜陽  
春白雪更可惜作最好是圓作丸宋本元本並同詞綜愁作樵四家詞選同梅苑共作同宋本元  
本花庵歷代詩餘並同鄭文焯曰草堂作共卽供字杜詩開筵得屢供此言梅花供一醉之意較同爲  
長後人因此字宜平誤改爲同與上孤倚意未洽世宜案論語子路共之釋文云本又作供九用反又  
音恭說文供設也漢書成帝紀無共張繇役之勞師古注共具張設也共讀如供鄭說良諦梅苑高  
士作高樹宋本元本花庵陽春白雪艸堂汲古本並同樂府雅詞作高士陳元龍注曰漢官儀應劭注  
簞落也可熏衣用梅花如簞雪如被此樹字之說也鄭文焯曰此用臥雪故事故從雅詞此士字之說  
也世宜案兩說並通

【考律】

見卷上吳文英詞

【論詞】

第一句直起點題明說梅花是美成老辣渾樸處南宋人所不肯爲亦不敢爲者白石暗香乃用側筆



非其倫也。第二句叫起全篇，却倒戟而入，爲全詞眼目。露痕三句，正寫梅花，還却題面，且引起以下種種感想。去年句入本意，承上舊風味來。冰盤共燕喜，是賞花對酒，與後徧之脆圓薦酒相映照。其不至犯複者，此是花供賞玩，彼以梅實供食品也。最可惜一轉，亦卽上文之風味。且見孤倚之意。從士字則惜無人共賞。從樹字則以冰盤喻雪地，而惜雪之封枝，不能盡勝賞之興。四句一氣，皆去年事。過變徑轉入今年，太匆匆比曾孤倚，別是一境，而愁悴相同。依依有恨，起於相逢之際，則由去年以入今年。或由今年想及去年，皆包括在內，爲前後徧之樞紐。吟望久旋看飛墜，是伸說匆匆，卽由花開說到花落。相將見脆圓薦酒，又由今年之花，想到明年之實。夫花旣如此，則明年之我，又在何處。遂料及空江烟浪，旣非去年之孤倚，又非今年之吟望，而孤倚吟望中所見一枝瀟灑黃昏斜照水者，只得於夢寐中想見之。其可惜，其有恨，又當倍於今昔。辛稼軒曰：「今不如昔，後更不如今。」吳夢窗曰：「後不如今，今非昔。」皆卽此意。而清真却只說事實，於絃外得音，則超妙絕倫。且追溯去年，推想明年，寫盡依依之情，益知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似過脈語，而實極經意語也。黃昇曰：「只詠梅花，而紆徐反復，道盡三年情事。昔人謂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吾於此詞亦云。」周濟曰：「清婉至此，故知建章千門，非一匠所營。」愚謂此詞勝處，全在有雄渾之筆力，而出以和婉之辭氣。儻來倜往，如神龍夭矯，不可捉摸。而文之波瀾，仍依時之次第，平庸者固望洋而歎，矜才使氣者又不能如此之安詳，真神品也。譚獻評



依然句曰「逆入」去年句曰「平出」過變曰「放筆爲直幹」相將兩句曰「如顏魯公書方透紙背」又曰「凝望久以下筋搖脈動」讀者宜深味之。

蘭陵王 柳 一百三十字

柳陰直韻 烟裏絲絲弄碧協 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協 登臨望故國協  
誰識協 京華倦客協 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協 閒尋舊蹤迹協 又  
酒趁哀絃燈照離席協 梨花榆火催寒食協 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  
驛協 望人在天北協 悽惻協 恨堆積協 漸別浦縈迴津堠岑寂協 斜陽冉冉春  
無極協 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協 沉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協

【校記】

樂府雅詞應作攀沉作追 草堂識作惜 汲古本烟裏作烟縷夢下多一魂字 詞選箭作翦詞綜夾注四家詞選同 詞綜夾注頭一作首聞一作吹

【考律】

考調名者謂齊文襄長子長恭封蘭陵王與周師戰勇冠三軍武士共歌謠之曰蘭陵王入陣曲此調始於清真是否據舊譜作詞已無可考邵瑞彭曰柳永破陣樂疑與此同源然亦難斷定萬氏詞律收



史達祖作。旁注可平可仄。則據清真詞定之。愚謂南宋作者雖多。而既創自清真。卽應謹守矩矱。結句六字皆仄。夢裏去上。淚暗去去。不可易也。又此調係入韻。張元幹等有押上去者。識字句中韻。南宋人亦有不協者。然皆以依清真爲是。卽柳裏暖冉冉之上聲。弄送望倦歲舊又趁照快便望恨漸堠露之去聲。拂折一別月之入聲。亦恪遵爲妥。至汲古本之似魂夢裏。則證諸他人。魂字爲衍文。萬氏已言之矣。

【論詞】

陳廷焯論此詞曰。「登臨二句。是一篇之主。上有隋堤上云云。暗伏倦客之根。是其法密處。故下接長亭路二句。久客淹留之感。和盤託出。他手作此。以下便直抒憤懣矣。美成則不然。閒尋舊蹤迹二疊。無一語不吞吐。只就眼前景物。約略點綴。更不說淹留之故。却無處非淹留之苦。直至收筆云。沉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遙遙挽合。纔欲說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無窮。」周濟曰。「客中送客。一愁字代行者。涉想以下。不辨是情是景。但覺烟靄蒼茫。望字念字尤幻。」愚按以柳命題。却說別情。詠物而不說物。專說與物相關之事。此亦興體作法。視六醜花犯爲別一機杼。更與樂府補題不同。起處點題直起。只兩句將題面還足。柳陰自直。而絲絲弄碧。且在烟裏。已含有依依惜別之意。曾見幾番與年去歲來。緊相呼應。見之者人。折之者亦人。以倦客點明。且點出京華之地。而此情此景。皆從登臨望故國得來。先着隋堤上二語。故作迷離之致。說柳說人。以圖圖出之。然後突接以登臨望故國。如破空而來。又接曰



誰識京華倦客。落到自身。將上文之故國。拋開不說。而以作者之本意。爲曾見與應折之樞紐。此種用筆之法。爲清真最擅長處。張惠言圈出登臨五字。譚獻曰。『已是磨杵成針手段。用筆欲落不落。』蓋賞此句接法之奇者。至送行色三字。亦一篇之眼。下二疊卽由此生出。應折柔條過千尺。充類至盡。措語奇絕。實亦因幾番而發揮之。此第一段。緊就柳說。而將全篇作意。以警策之筆寫出者也。閒尋舊蹤迹。以閒尋承登臨。以舊字承曾見及年去歲來。將上段束住。下文一又字。以進一層說法。拍到本意。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是餞別。梨花榆火催寒食。是時令。點明現在情事。仍吐中有茹。愁字以下。放筆爲之。直說到相望而不相見。詞境正如周氏所云。『詞筆亦一箭風快。』此第二段。說送別時之感想。而不說別後之情愫。留下段地步。夢窗鶯啼序之做法。卽學此也。悽惻承愁字來。恨堆積以足其意。漸別浦九字。承前段愁字下四句。而由虛入實。別是一種神味。斜陽冉冉七字。是別浦津堠間情景。其情景交融之妙。有難以言語形容者。譚獻謂。『微吟千百遍。當入三昧出三昧。』洵非過言。念字以推想爲轉。月榭攜手。露橋聞笛。卽前事。念爲意思觸動。沉思則更進一層。似夢裏淚暗滴。非實非幻。不欲說明。與第一段息息相通。又不着迹象。如此收法。眞所謂返虛入渾者。詞中絕高之境。夢窗怨曲重招斷魂在否。比此尙嫌其露。此第三段。說別後而遙顧首段者也。此詞妙處。全在虛處着想。無一沾滯之筆。而寒食數驛。別浦津堠。斜陽月榭。露橋。仍與柳綰合。題面不至拋荒。至宋人短書。謂美成以少年游詞得罪。



押出國門。瀕行作此。聞於徽宗。又復召還。鄭文焯曾辨其非實。周氏謂客中送客。陳氏謂久客淹留。說亦各異。讀者不必執一以求之。

夜飛鵲 一百六字

河橋送人處。良夜何其韻。斜月遠墮餘輝協。銅盤燭淚已流盡。霏霏涼露沾衣協。相將散離會。探風前津鼓。樹杪參旗協。花驄會意縱揚鞭。亦自行遲協。迢遞路回清野人語漸無聞。空帶愁歸協。何意重經前地。遺鈿不見斜徑都迷協。兔葵燕麥向殘陽欲與人齊協。但徘徊班艸。欷歔酌酒極望天西協。

【校記】 宋本元本良作涼。陳毛兩草堂並同。重經前地作重紅滿地。毛刻草堂同。陳刻草堂前地作舊地。

毛刻草堂其作期。離會下有處字。驄作騶。欲作影。詞綜詞律並有處字。各本欲並作影。從宋元本。

【考律】 宋本注道宮。宋人作者極多。相將句皆五字。可見有處字者非。萬氏卽已致疑。徐杜更爲斷定。斜月遠

六字。是折腰句法。張炎作都緣水國秋清。似不可從。探字去聲。吳文英盧祖皋各作可證。平仄上去入。宜參吳盧張定之。



【論詞】

起句從送人說入。送人是事。卽全篇感慨所由生。河橋是地。爲後徧之前地伏根。然緩緩說去。有地有事。漸引到當時情景。良夜何其。貫下三句。斜月是夜景。燭淚是離會。涼露沾衣是將散未散時。由此離會卽散。故繼之曰。相將散離會。風前津鼓。樹杪參旗。着一探字。則夜已嚮晨。行色匆匆矣。於是再言花驄。言揚鞭。則竟由會散而送一程矣。臨別依依之意。早含於月墮餘輝。燭淚流盡之中。至花驄兩句。則馬且行遲。人意可想。透一層寫法。一語可抵千萬。以意字替代無數言詞。極簡括。極恢廓。是省字妙法。以措語沉痛到極處。不能再加一句也。前徧將送人之事。已依次說盡。則後徧更有何說。故過變卽說歸途。送時願其行遲。歸時覺其迢遞。同此經行之地。而心理不同。所以然者。前此有人對語。今則各自西東。臨歧之語。已漸無聞。但帶離別之愁。獨自歸去。然有作萬一之想者。重經前地。或有遺迹可尋耳。而有無遺鈿。旣不可見。並所經斜徑。亦都迷惘。惟如劉禹錫之重過玄都觀。兔葵燕麥。搖動春風。向殘陽欲與人齊。曠地無人。見葵麥而覺其似人。悽惻之境。亦情景交融之極。殘陽與斜月對照。將昨夜至今晡情事。曲曲寫出。荏苒光陰。不覺向夕。乍見葵麥。始知已是殘陽。其妙處尤耐尋味也。但字以下。寫此時感觸。所送之人。旣不可見。只有徘徊於班艸之舊處。欷歔於酹酒之往事。向天西極望。致其深情。於前徧之送人離會。遙遙縮合。詞境詞筆。旣深厚沉着。章法亦極完密。至此詞全篇。以實筆寫實境。句句往下墜。無一筆往上提。在清真集爲別一機杼。亦他人屐齒所不到也。陳廷焯曰。「何意重經前地。」



以下哀怨而渾雅。白石之揚州慢。由此脫胎。超處或過之。而厚意微遜。就命意造境言之。固如是也。然仍當統觀全局。始見其妙。

瑞鶴仙 一百二字

悄郊原帶郭韻 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協 斜陽映山落協 斂餘紅猶戀孤城闌角協  
淩波步弱協 過短亭何用素約協 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協 不記歸時  
早暮上馬誰扶醒眠朱閣協 驚飈動幕協 扶殘醉繞紅藥協 念西園已是花深無地  
東風何事又惡協 任流光過卻猶喜洞天自樂協

【校記】 宋本過卻作過却。元本草堂汲古本並同。鄭文焯曰。卻同隙。非韻。作却誤。歷代詩餘暮作着。

【考律】 此調不知所始。異體甚多。有一百字者。歷代詩餘所錄方岳洪琛等作。徐氏據以補體。有一百三字者。爲清真暖烟籠細柳一首。其一百二字者。詞律則分三體。惟歷代詩餘七十三之紫姑詠牡丹。係扶殘醉句少一字。不得謂有一百一字體耳。詞律所載史達祖詞。爲宋人常用之體。亦一百二字。其與此不同者。首句二三次句及第四句均五四。前結七字六字兩句。後結七字四字兩句。過變第二字句中韻。



因分爲又一體。然如陽春白雪卷三郭從範作。卷四俞國寶作。則惟前結五四四。吳文英晴絲牽緒亂一首。則惟後結五六。餘與史同。楊无咎聽梅花再弄一首。全依清真此首。而過變第二字協。方千里和此詞。第二句作更芳艸萋萋。疏烟漠漠。後結作早歸休。月地雲堦。賸追笑。樂過變前二字。爲寂寞。似補一韻。又各家所作。首句一四或二三。第二第四兩句三六或五四。亦多錯出。則此數句似可不拘也。又詞律首列之毛升詞。過變無韻。後結同史。前結作四五四。亦似在不拘之列也。惟一百字一百三字者。不能一概論耳。至入韻上去韻。衡之宋人。亦可不拘。

### 【論詞】

揮塵錄。玉照新志。均謂此詞夢中所作。未幾方臘亂起。倉皇出走。途遇故人之妾。小飲旗亭。歸臥庵閣。後得領宮觀。挈家以往。所遭一如詞中情境。此所謂詞識也。周濟不主是說。而着眼客去二字。謂是送客後追溯之詞。其言曰。不扶殘醉。不見紅藥之繁情。東風之作惡。因而追溯昨日送客後薄暮入城。因所攜之妓。倦游訪伴。小憇復成酣飲。過變二句。反透出一醒字。驚颺句倒插東風。然後以扶殘醉三字點睛。結構精奇。金針度盡。愚謂本事之說。不論是否可信。凌波流鶯何指。亦無須強求。就詞論詞。開首徐徐引入。郊原帶郭。以所在之地言。着一悄字。大有四顧無人之概。第二句客字。指人指己。皆可說得。永字漠漠字。上與悄應。且反映下文種種斜陽二句寫景。透出戀戀不捨之情。且亦日暮無歸之況。凌波句陡接過短亭四句。意外遭逢。有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境。何用重解。緩引。皆



從悄字永字反跌出來。全神為之一振。詞境詞意詞筆融合為一。此化境也。過變不直承春酌。而從醉醒以後。倒折出來。不記歸時早暮。上馬誰扶。忽作醒後驚訝狀。即所眠之朱閣。亦非復郊原之短亭。於是重扶殘醉。自繞紅藥。始知西園花深。東風作惡。而一念字描出醒後之覺悟。曰東風何事又惡。益信斜陽餘紅之戀。絕非無故矣。然而驚颯終不能障。只有不管流光之過隙。而得過且過。自樂洞天。引為欣幸。解脫語亦無奈何語。仍悄字永字之心境也。奇幻之境。矯變之筆。沉鬱之思。開後人門徑不少。收句拙樸。尤北宋人擅長處。

瑞龍吟 一百三十三字

章臺路韻 還見褪粉梅梢試花桃樹協 惜惜坊陌人家定巢燕子歸來舊處協 黯  
 凝佇協 因念箇人癡小乍窺門戶協 侵晨淺約宮黃障風映袖盈盈笑語協 前度  
 劉郎重到訪鄰尋里同時歌舞協 惟有舊家秋娘聲價如故協 吟箋賦筆猶記燕臺  
 句協 知誰伴名園露飲東城閒步協 事與孤鴻去協 探春盡是傷離意緒協 官柳  
 低金縷協 歸騎晚纖纖池塘飛雨協 斷腸院落一簾風絮協



【校記】

元本念作記。花庵陳刻艸堂陽春白雪汲古本四家詞選並同。樂府雅詞因念作曾記。草堂見作是。陌作曲。詞選家作來。四家詞選同。

【考律】

宋本注大石調。樂府雅詞陽春白雪宋本元本均分二疊。於如故分段。花庵詞選注曰：「此詞自章臺路至歸來舊處爲第一段。自黯凝佇至盈盈笑語爲第二段。謂之雙拽頭。屬正平調。自前度劉郎以下。卽犯大石。係第三段。至歸騎晚以下四句。再歸正平。諸本於吟箋上分段者非。」汲古引之。亦分三段。以雙拽頭如曲玉管秋宵吟之類。皆係三段。故後多仍之。其有分四段者。亦本花庵說。然犯調不必犯處皆分段。三犯渡江雲。八犯玉交枝。可以爲證。則可不再分也。宋人作者體製悉同。歷代詩餘載有百三十二字體。翁元龍作傷春句七字。則知別本有奪意字者。出自艸堂夾注。必有宋本可據。然夢窗方揚陳張此句皆八字。故可斷爲無百三十二字體。又此詞前度。鄭文焯疑爲短韻。翁作曲徑。亦似協者。作者考訂之資可耳。惟有舊家秋娘二句。上六下四。是定格。惟夢窗清明競渡作上四下六。而送梅津詞則仍同清真。不必以孤證爲護符也。至調始於清真。四聲多一定。宜遵守之。

【論詞】

周濟曰：「此不過桃花人面。舊曲翻新耳。看其由無情入。結歸無情。層層脫換。筆筆往復處。」愚按本詞第一段。以還見二字爲骨。章臺坊陌。卽箇人所在之地。梅桃點出時令。亦桃花依舊之意。燕子歸來。物猶懷舊。不必說人意已反透。第二段以因念二字爲骨。而由凝佇說入。箇人癡小。點出前度之人以



追念出之。則人面之不知何處。已見言外。而乍窺以下。但說其妝飾。其丰神愈實寫。愈爲後段蓄勢。以局勢言。兩段皆前徧地位。前度劉郎重到。爲過變。而此六字者。事本在還見。因念之先。却在兩段後突接。前者何其紆徐。此處何其卓犖。自此以下。似應直寫胸臆矣。而訪鄰尋里。與箇人同時歌舞者。惟有舊家秋娘。其聲價爲如故。反剔箇人之不見。然仍不肯說破。但說吟箋賦筆。我猶記得。而露飲閒步。誰更伴我。此筆法之脫換處。即不肯使一直筆。而迴環曲折。爲傷離二字作頂上之盤旋。至事與孤鴻去。則一筆揭穿。探春八字。點出作意。極老辣。極沉痛。蓋有前之摩空作勢。然後奮然一擊。爲有力也。由探春而傷離。因傷離而歸去。故又轉到歸騎。着一晚字。彌見戀戀之意。官柳四句。全屬歸騎之所見所感。飛雨中之金縷風絮。處處牽愁。池塘院落。即第一段之人家。第二段之門戶。不去不可。欲去不忍。斷腸二字。即傷離意緒。以不經意出之。周氏所謂無情入。無情結。實則即景見情。言情之入微而又極渾者也。

氏州第一 一百二字

波落寒汀。村渡向晚。遙看數點帆小。亂葉翻鴉。驚風破雁。天角孤雲縹緲。官柳  
蕭疏甚。尙挂微微殘照。協 景物關情。川途換目。頓來催老。協 漸解狂朋歡意。少協



柰猶被思牽情繞協 坐上琴心機中錦字覺最縈懷抱協 也知人懸望久薔薇謝歸  
來一笑協 欲夢高唐未成眠霜空已曉協

【校記】 宋本已曉作又曉。汲古本官柳作宮柳。

【考律】 唐樂府有氏州歌第一。殆與霓裳中序第一同。宋本注商調。美成所創。方千里和詞。及陽春白雪劉天游鄭小山二詞。四聲句法。均嚴守之。詞律拾遺。謂歷代詩餘遙看作遙見。應用去聲。然殿板詩餘。確係看字。且方劉鄭陳皆用平聲。則去聲之說未諦也。甚字明清間選本多屬上句。萬樹謂應屬下句。其說極確。至亂字破字。徐氏謂與齊天樂同。必用去聲。亦是。惟覺最縈懷抱句。方鄭均上二下三。

【論詞】 此詞在清真集中。亦別一機杼。前段平平敍景。先就所在之村渡。說波說帆。遙看數點。漸望漸遠之意。亂葉二句。仰觀所得。而天角云云。又與數點帆小相映。甚尙挂一問。謂蕭疏之柳。似不應挂殘照。加以微微二字。體物尤工。凡此皆爲景物關情。川途換目設色。故景物八字。一拍便合。透出心事。頓來催老。則直說破矣。過變曰。漸解狂朋歡意少。從波落寒汀起。以前徧全文。爲此句蓄勢。至此乃逼拶而出。漸解接頓來似一轉。然實催老二字之神髓。與前結緊承。柰猶被思牽情繞。忽又一轉。梅谿湘江靜前結及過變三句。全學此筆法。而神味猶遜其雋永。用筆亦遜其樸辣。琴心錦字。爲思牽情繞之由。最縈懷



抱之感覺。卽牽與繞之說明也。也知人懸望久。代所思想。薔薇謝時。已望歸來。自春徂秋。足見其久。且爲霜空蓄勢。欲夢高唐。則於無可奈何中。謀所以慰其懸望者。拍轉自身。並作開筆。未成眠。霜空已曉。一合便收。更與亂葉三句相應。旣饒有餘不盡之味。章法且見完密。周濟曰：「竭力追逼出過變一句。鉤轉思牽情繞。力挽六鈞。與瑞鶴仙一闕。皆絕新機杼。而結體各別。此輕利。彼沉鬱。」

滿庭芳

夏日溧水無想山作

九十五字

風老鶯雛雨肥梅子午陰嘉樹清圓韻地卑山近衣潤費爐烟協人靜烏鳶自樂小  
橋外新綠濺濺協凭闌久黃蘆苦竹疑泛九江船協年年協如社燕飄流瀚海來  
寄修椽協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協憔悴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絃協歌筵畔先  
安簟枕容我醉時眠協

【校記】

宋本疑作擬。元本花庵艸堂汲古本詞綜四家詞選並同。元本綠作淥。汲古本同。樂府雅詞嘉樹

作槐陰。人靜作人去。繁作危。草堂簟枕作枕簟。詞選四家詞選並同。汲古本嘉樹作佳樹。

【考律】

此北宋人常填之調。晏幾道以後。各名家均有之。過變第二字。或協或不協。卽一人所作亦然。晏詞小



橋句作可憐流水各西東。如七言詩。然後徧不堪聽句。則仍三四句法。且他家亦無之。想偶然如此。不足據也。黃公度前徧人靜二句。後徧憔悴二句。各作兩六字對句。且莫思九字作三六句法。亦他無作者。後五句前後徧相同。疑字容字應平。

【論詞】

此清真令溧水時作。前五句及黃蘆苦竹。寫江南梅子黃時天氣。讀之如坐梅雨中。庭陰潑水。午夢曹騰時也。一二對起。寫天時。第三句陰字。逗出四五兩句。衣潤費爐烟。不獨模寫天氣入微。且非靜中體會不出。譚獻以此爲詞中消息。與大酺之流潦妨車轂。稼軒之只覺新來嬾上樓。並稱人靜烏鳶自樂。緊接上句。烏鳶之樂。不知人之苦。周濟謂「夾入上下文中。似褒似貶。神味最遠」。愚謂人靜烏鳶樂。原係杜詩添一自字。更饒餘味。此清真擅長處也。小橋外新綠濺濺。亦一靜境。凭闌久遠。承人靜。近承小橋。用白詩黃蘆苦竹繞宅生之句。以白詩作於九江。地最卑溼。故有此疑。泛船固暗用白詩。然亦由小橋新綠聯想而得。統觀前徧。皆寫實境。以情融入景中。倦客之苦。在若隱若現之間。極匣劍帷燈之妙。過變以下。如流泉下瀉。直抒胸臆。而旋垂旋縮。又如因風成漪。疊瀾不定。年年如社燕十三字。直入自身。言今年適然在此。過去未來。行蹤靡定。勞悴之情。遷流之感。社燕一比。形容畢肖。實爲下文倦客加倍出力。且莫思身外一撇。長近尊前一合。以前徧云云。及瀚海修椽。皆屬身外。似解脫語。仍傷心語。而尊前又引起下四句也。憔悴句一轉。身外雖欲不思。身內則難恕置。十三字急淚迸流。稱心而道。尊



前雖近。無柰聞樂而憂。而憔悴之故。不堪聽之故。又絕不肯說明。故只有醉眠一法。以不了了之。於是歌筵句再勒轉。先安容我四字。亦非輕下。似恐並此亦不可得。而姑爲是請者。仍自安於地卑山近之境而已。陳廷焯謂「雖哀怨却不激烈。沉鬱頓挫中。別饒蘊藉」。洵爲知言。蓋全篇之骨。爲江南倦客四字。只一點睛。而既無露骨語。亦不作盡頭語也。

## 秦觀

觀字少游。一字太虛。號淮海居士。高郵人。登第後以蘇軾薦。爲太學博士。遷正字。坐黨籍南遷。後放還。至藤州卒。有淮海詞三卷。明張綬刻之。汲古閣刻非全本。士禮居有校宋本。彊村叢書刊之。故宮博物院影印宋殘本。葉恭綽以故宮及吳縣潘氏兩殘宋本合刊。

晁無咎曰。近來作者。皆不及少游。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也。葉夢得曰。少游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

蔡伯世曰。子瞻辭勝乎情。耆卿情勝乎辭。情辭相稱者。少游一人而已。

李易安曰。秦詞專言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

釋覺範曰。少游小詞奇麗。詠歌之想見其神情在絳闕道山之間。



蘇籀曰。秦詞落盡哇眇。天心月脅。逸格超絕。妙中之妙。

張炎曰。秦少游詞。體製淡雅。氣骨不衰。清麗中不斷意脈。吐嚼無滓。久而知味。

胡元任曰。少游詞雖婉美。然格力失之弱。

張綆曰。少游多婉約。子瞻多豪放。當以婉約爲主。

四庫提要曰。觀詞情韻兼勝。爲倚聲家一作手。

賀裳曰。少游能爲曼聲。以合律。寫景亦淒婉動人。

周濟曰。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最和婉醇正。稍遜清真者辣耳。

董晉卿曰。少游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終不能到。

陳廷焯曰。少游近開美成。道其先路。遠祖溫韋。取其神不襲其貌。詞至是乃一變。然變而不失其正。其詞最深厚。最沉着。

況周儀曰。黃山谷晁無咎。秦少游。皆蘇長公之客也。山谷無咎。皆工倚聲。體格於長公爲近。惟少游自闢蹊徑。卓然名家。蓋其天分高。故能抽祕騁妍於尋常濡染之外。

馮煦曰。少游所爲詞。寄慨身世。閒雅有情思。酒邊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亂。悄乎得小雅之遺。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得之於內。不可以傳。又曰。淮海小山。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



望海潮 一百七字

梅英疏淡冰漸融洩東風暗換年華韻 金谷俊游銅駝巷陌新晴細履平沙 協 長記

誤隨車 協 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 協 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 協 西園夜飲鳴

笳 協 有華燈礙月飛蓋妨花 協 蘭苑未空行人漸老重來是事堪嗟 協 烟暝酒旗斜

協 但倚樓極目時見栖鴉 協 無奈歸心暗隨流水到天涯 協

【校記】 艸堂注是一作事詞綜歷代詩餘詞選四家詞選十六家詞錄並作事。

【考律】 柳永東南形勝一首淮海三首晁無咎一首平仄大率相同詞律及歷代詩餘分爲兩體則以結句有上四下七上六下五之不同愚不主此種分法可不具論正絮翻但倚樓兩句柳詞上二下三然他家多以一字領句下八字作對偶愚意亦可不拘非另一體至鄧千江詞金谷句平平仄仄柳下兩句亦六五則孤證矣。

【論詞】 汲古有題作洛陽懷古艸堂作春感殘宋本無題按詞梅英疏淡梅將落矣冰漸融洩冰已泮矣正是初春景物故以東風暗換年華由景入情爲全篇眼目新晴時候最好春游金谷之園銅駝之陌綠艸



未生。只有細履平沙以遣其興。此皆現時情事。而由年華之換。想及從前。長記誤隨車。以頓宕之筆。爲追憶之詞。絮翻蝶舞。景屬春暮。以視今日。另是一番芳思。曰交加。則春意倍濃。已不勝今昔之感。柳下二句。申說芳思交加之意。亂分字到字。思路幽絕。實亦從誤字想入也。過變緊承前結。說前度之勝游。夜飲鳴笳。是隨車後事。其樂無極。華燈八字。一片富麗華貴氣象。造句之工。如齊梁小賦。礙字妨字。並開南宋詞眼之門徑。而此處愈說得熱鬧。下三句之轉筆。愈覺有力。又清真所自出也。蘭苑二句。一承一轉。重來是事堪嗟。一拍合。與暗換遙遙相應。開後人門徑不少。烟暝酒旗斜。冷落之象。與下之時見。栖鴉。皆反映過變三句。但倚樓九字。實申說堪嗟也。當此之時。極無聊賴。只有思歸。極目天涯。寄情流水。以此作收。無限四顧蒼茫之感。無奈是無可奈何。並非轉筆。且直承上句而來。暗隨字到字。亦非輕下者。周濟謂「前後兩到字作眼。點出換字精神」。是也。至此詞局度安詳。語意婉約。氣味醇厚。則少游之本色。

八六子

八十八字

倚危亭韻恨如芳艸萋萋。剗盡還生。協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  
協無端天與娉婷。協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協怎柰向歡娛漸隨流水。素



絃聲斷翠綃香減。可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協 正銷凝。協 黃鸝又啼數聲

協

【校記】 汲古本萋萋作淒淒。彊村本同。向作何。詞綜詞律歷代詩餘並同。詞譜怎奈何作奈何首。

【考律】 尊前集載杜牧一首九十字起結全與此同。分段及其他句法多異。楊纘之八十九字一首。又與杜殊。萬氏頗疑其有誤。其與少游同者。爲王沂孫詞。中惟漸字可字用平。而倚草盡愴里水斷晚之上聲。外袂暗夢翠減弄正。又數之去聲。別十之入聲。悉遵少游。陽春白雪卷六鄭小山詞亦然。至絕妙好詞李演作亦略與秦同。惟亭字不起韻。時字協。平仄間有出入。

【論詞】 周濟評起處數語曰。「神來之筆」。蓋着一恨字。而以芳艸爲比。是由情說入。但破空而來。不知所由起。第四句着一念字。柳外兩對句。點出別離。再以愴然暗驚。虛虛頓住。則前徧純是寫一恨字。以倚危亭見芳艸爲觸恨之由。至暗驚始知別離之苦。而剗盡還生。形容恨之難解。先說得極沉痛。遂覺有無數情事。無限感慨。欲說不得。卽愴然暗驚。亦依然含蓄不盡也。過變追溯前事。無端二字。仍暗驚之神情。意謂既有後日之離。何必有前此之合。娉婷指所思之人。天與二字。卽毛詩天作之合。語極鄭重。夜月二句。爲天與之事實。卽下文所謂歡娛。怎奈何一轉。向字讀亨去聲。宋時方言。卽晉人語之寧馨。今



吳諺之那亨美成大醜亦用此語歡娛漸隨流水三句別後情事聲斷香滅去已絕蹤而飛花殘雨又勾起已灰之心俾嘗相思之苦可堪二字絕妙進一層語全是無端之感暗驚之態恨之剗盡還生端爲此也正銷凝一頓黃鸝又啼數聲再進一層作收饒有餘味此詞起處突兀中間委婉曲折道出心中苑結而確是別後追念之情可堪以下不再說情專就景描寫而一往情深令人讀之魂銷意盡至造句工鍊寫景細膩猶其餘事此從唐五代詞得來者觀之可知變化之由而怎柰向五句大氣貫注亦與耆卿同工

蹋莎行 五十八字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 韻 桃源望斷無尋處 韻 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協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 協 砌成此恨無重數 協 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

協

【校記】 各本無異文

【考律】 此調五代無考晏氏父子多譜之亦兩宋常見之調前後徧同想原係單調嗣加後徧者可平可仄處



見詞律實則前後起四字二句以仄仄平平仄仄爲正。又有轉調踢莎行六十六字則前後徧之後三句各加纏聲者。

【論詞】

汲古本題作郴州旅舍。少游客郴所作也。當時已爲衆稱賞。黃山谷稱其高絕。蘇子瞻絕愛末二句。自書於扇曰。『少游已矣。雖萬身何贖。』皆見宋人紀載。蓋自寫羈愁。造境旣佳。造語尤雋。永有味。實從晏氏父子出者。霧失樓臺。月迷津渡。平平兩句。是征途所見。是遷客心事。卽元祐黨禍。世人亦作如是觀。桃源爲避世之地。在郴西北。是本地風光。亦身世之感。曰望斷。曰無尋處。又上文失字迷字之歸宿也。表面寫景。而怨誹之情寓焉。孤館點出旅愁。館已孤矣。春寒又從而閉之。淒苦之境。亦君門九重之歎。於是只聞杜鵑之聲。而於其聲中。又俄而斜陽焉。俄而暮焉。則日坐愁城可知。不必寫情而情自見矣。山谷以斜陽暮爲複。欲改爲簾櫳暮。郴州志改暮爲度。野客叢書則謂暮原作曙。胡仔謂斜陽屬日暮屬時。引東坡回首斜陽暮。美成雁背斜陽紅欲暮。證其非複。然不如宋翔鳳據說文。莫从日。在艸中。謂斜陽是日斜時。暮是日入時。自昃至莫。杜鵑之聲。亦云苦矣。較得少游之旨。就詞之局勢論。可堪爲進一層語。前三句以地言。可堪以下。乃人所感受。然皆景也。後徧始言人事。寄梅花。傳尺素。欲寫其牢落之狀。寄其相思之情。而此恨砌成。已無重數。竟不知從何說起。因覺此恨所由砌者。或山川重複。有以致之。而徧不說山川之間阻。轉就眼中之郴山。郴江。幸其回繞。惜其流去。夫郴江之入瀟湘。以水言。



之是爲就下。以遷客言之。仍是歸途。而曰爲誰。似不解其何以流。又似以爲可以不流者。此中菀結。欲言不言。卽寄梅傳書。亦將嫌其多事。透過一層立論。乃更沉鬱也。釋天隱云。末二句從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爲愁人住。少時變化而出。愚案少游江城子結拍曰。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虞美人結拍曰。爭柰無情江水不西流。阮郎歸結拍曰。衡陽猶有雁傳書。郴陽和雁無。同一心境。同一妙句。而江城子虞美人清新。阮郎歸老辣。惟此詞超脫渾厚。宜東坡愛不忍釋也。至此調做法。前後之末二句最着力。前後起平敍。第三句一頓。幾於千篇一律。層次亦極分明。雖屬小令。已開引近之端。

## 蘇軾

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人。嘉祐初登第。歷官翰林學士。前遭詩獄。後罹黨禍。徙置惠州。元符初北還。卒於常州。高宗時。追謚文忠。有東坡居士詞二卷。錢遵王曾見宋刊。汲古閣刻。所得金陵刊本。四印齋景刊。元延祐本。名東坡樂府。亦二卷。朱孝臧編次。編年東坡樂府三卷。刊入彊村叢書。

陳無己曰。東坡小詞似詩。

晁無咎曰。東坡居士詞。人多謂不諧音律。然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

陸游曰。取東坡詞讀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



周輝曰。豈無去國流離之思。終覺哀而不傷。

胡致堂曰。詞曲至東坡。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皂隸。耆卿爲輿臺。

張炎曰。東坡詞清麗舒徐處。高出人表。周秦諸人所不能到。

四庫提要曰。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爲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軾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一派。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

周濟曰。東坡韶秀。又曰。天趣獨到處。殆成絕詣。而苦不經意。

陳廷焯曰。東坡寓意高遠。運筆空虛。措語忠厚。其獨至處。美成白石亦不能到。又曰。寄慨無端。別有天地。異樣出色。只是人不能學。

馮煦曰。劉氏熙載所著藝槩。於詞多洞微之言。而論東坡尤爲深至。如云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也。若其豪放之致。則與太白爲近。

水龍吟 次韻章質夫楊花詞 一百二字

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韻 拋家傍路思量却是無情有思 協 縈損柔腸困



酣嬌眼欲開還閉 協 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鷓呼起 協 不恨此花開盡恨  
西園落紅難綴 協 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 協 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  
協 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協

【校記】 汲古本家作街。

【考律】 此調百二字體以外又有百四字體章質夫原作有於前編第五句作六字者曰誰道全無才思其爲  
衍文萬氏已辨之而張孝祥葛立方趙長卿有結拍作五四三三四句者見歷代詩餘八十二實較此  
多二字萬氏謂百二字體爲正格固也然卽百二字體句法亦多參差若言正格當以柳永秦觀周邦  
彥各作爲準詞律用辛詞及其旁注亦準柳秦諸人者過變第一句且應協韻東坡始不協而章質夫  
晁無咎亦然其結拍皆五四四三句末句中二字相連其句法不同者曹組牡丹詞曉來三句作東風  
旣與花王芍藥須爲近侍二句趙長卿詠雲詞此三句同曹作下三句作我欲乘歸去翻悵悵帝鄉何  
在二句吳文英壽嗣榮王春色三句作花萼樓高處連清曉千秋傳宴二句用見山韻餞別此二句同  
壽嗣榮王結拍作想朝驄又蹋西湖二十四番花信二句孔方平晁端禮起處第一句七字第二句六  
字姜夔夜泛鑑湖起處同孔晁結拍作七字六字兩句趙長卿又有起處同孔晁結拍同吳文英餞別



者而東坡此詞結拍或讀爲七三三句法。陳允平、張炎並如是作。向子諲、楊无咎末句又作六字，不折腰。歷代詩餘依此分體，不知韻拍不變，句法參差，在同一宮調中，不能謂之另體也。至趙長卿淡煙輕霧一首，春色以下作六字一句，七字一句，五字一句，七字一句，則伸縮在纏聲中，與張葛同例。

【論詞】

東坡詞如天馬行空，其用意用筆及取神遺貌最不可及。此詞詠楊花耳，許多話又被質夫說過，觀其起句似花還似非花，從空處着想，却覺其他之花借用不得。楊花未辭樹前，無可玩賞，無人愛惜，及其飄墜，始動人情感，也無人惜。從教墜七字，實與上句同一天生妙文。以下便從墜字說入，拋家傍路是墜，思量却是無情有思，由無情說到有情，墜後思量又爲也無人惜下一轉語。縈損八字，楊花之動人處，將有思二字坐實，欲開還閉，又寫墜時情態，爲有思之由。夢隨風萬里四句，再以楊花神魂申說情思，而飛去飛還忽起忽落之致，雖描寫入微，却極渾化，此他人所不能也。前徧楊花正面說完，故過變卽說開盡，先以不恨此花開盡作一曲筆，而恨落紅難綴，又以襯筆作轉筆，以下轉入楊花去路，曉來三句，用柳花入水經宿化萍故實，着遺蹤何在一語，便令人黯然魂斷。春色三句，承化萍說，沾泥入水，歸途無定，而溷入泥土者較多，意旣補足，語亦名雋超脫，爲千古絕唱。特由一氣卷舒，叮咛化盡，故仍有渾灑之象，否則作算博士語，一挑半剔，非傷薄卽傷纖。東坡此等處，却不許人捧心也。細看來，以下以翻爲收，更進一層說法，離人之淚，近承流水，遙應尋郎，於法極密，而意亦悠悠不盡。張炎曰：「後段



愈出愈奇。壓倒今古。晁叔用曰：「毛嬙西施，淨洗却面，與天下婦人鬪好。」愚謂此固東坡妙處。然統觀全篇，格律精細，固不容豪放者藉口，而緊着題融化不澀，亦詠物之正法眼藏。誰謂才大者不受羈勒哉。

卜算子

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四十四字

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靜。

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却回頭，有恨

無人省。協。揀盡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協。

【校記】

花庵誰作時。元本草堂詞綜歷代詩餘詞選並同。寂寞沙洲作楓落吳江。艸堂同。沈際飛曰：楓落句與篇中不相應。按耆舊續聞：趙右史見東坡墨蹟，作寂寞沙洲冷。詞綜靜作定。詞律詞選並同。

【考律】

此調以此爲正格。詞律所列又一體凡六。有首句起韻者。有過變亦協者。有後徧第三句協者。有前後結加纏聲作三字二句者。平仄亦有不同。

【論詞】

艸堂題曰孤鴻。汲古錄女紅餘志原文謂在惠州爲溫都監女作。然朱氏據南宋人王宗稷東坡年譜爲壬戌在黃州作。元本亦題黃州定慧院寓居。則女紅餘志之言不足信也。以孤鴻爲題，疑亦後加。此



詞未必專爲詠鴻。猶賀新郎未必卽詠榴花也。銅陽居士曰：「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頭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肯栖。不肯偷安於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敢安也。此詞與考槃詩相似。」張惠言頗取其說。譚獻曰：「作者未必然。讀者亦何必不然。」此常州派比興說。亦從東坡西江月把酒淒然北望。及水調歌頭玉宇瓊樓之句。聯想而及者。若就詞論詞。則黃山谷謂「語意高妙。似非吃烟火人語」者。最爲得之。首句寫景。已一片幽靜氣象。次句寫時。更覺萬籟無聲。纖塵不到。幽人身分境地。烘託已盡。然後說出獨往來之幽人。見上着一誰字。更爲上兩句及下孤字出力。至孤鴻之影。則爲見幽人者。或卽幽人自身。均不可定。然而此中有恨焉。不知誰實驚之。爲誰回頭。而却係如此。乃知實有恨事。無人爲省。揀盡寒枝兩句。孤鴻心事。卽幽人心事。因含此恨。寂寞自甘。但見徘徊沙洲。自寄其不肯栖之意。而其所以恨者。依然無人知之。固亦有吞吐含蓄之妙也。而通首空中傳恨。一氣呵成。亦具有縹緲孤鴻之象。於小令爲別調。而一片神行。則溫韋晏歐所未有。

賀鑄

鑄字方回。衛州人。元祐中通判泗州。退居吳下。喜校書。詩文皆高。工長短句。有慶湖遺老集。又東山寓聲樂府。



三卷。亦園侯氏據汲古閣鈔本。刊入十家詞。四印齋亦據汲古鈔本校刻。又依王惠庵輯本。增補鈔一卷。常熟瞿氏藏殘宋本一卷。彊村涉園並刻之。彊村又刻鮑淥飲鈔校本二卷。吳昌綬輯補一卷。

張耒曰。方回樂府。妙絕一世。盛麗如游金張之堂。妖冶如攬嬀施之袿。幽索如屈宋。悲壯如蘇李。

葉夢得曰。方回長於度曲。深婉麗密。如比組繡。掇拾人所遺棄。少加櫟括。皆爲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當奔命不暇。

張炎曰。賀方回吳夢窗。皆善於鍊字面。多從溫庭筠李長吉詩中來。

周濟曰。方回鎔景入情。故穠麗。

周子琦曰。詞之有令。唐五代尙已。宋惟晏叔原最擅勝場。賀方回差堪接武。自茲以降。專工慢詞。不復措意令曲。其作令曲。亦與慢詞聲響無異。大抵宋詞閒雅有餘。跌宕不足。長調則有清新綿邈之音。小令則少抑揚抗墜之致。蓋時代升降使然。又曰。他日四明工琢句。瓣香應自慶湖來。

陳廷焯曰。方回詞極沉鬱。而筆勢却又飛舞。變化無端。不可方物。又曰。方回胸中眼中。另有一種傷心說不出處。全得力於楚騷。而運以變化。允推神品。

## 石州慢

一百二字



薄雨收寒斜照弄晴春意空闊韻長亭柳色纔黃倚馬何人先折協烟橫水漫映帶  
幾點歸鴻東風銷盡龍沙雪協猶記出關來恰而今時節協將發畫樓芳酒紅淚  
清歌頓成輕別協回首經年杳杳音塵都絕協欲知方寸共有幾許清愁芭蕉不展  
丁香結協憔悴一天涯兩厭厭風月協

【校記】

侯刻收作初倚馬何人作遠客一枝漫作際回首作已是憔悴作望斷歷代詩餘十六家詞錄並同。

陽春白雪色作蓓頓作便東風作平沙龍沙作龍荒三百首同能改齋漫錄先作催鴻作鴉關來作

門時詞律四家詞選並同恰而作却如憔悴一作枉望斷詞律四家詞選並同。

【考律】

此詞北宋只此一首可考歷代詩餘七十一載謝懋詞卽七十六之謝詞而風月上奪當時二字只見

官書艸率非有百字體也至詞律拾遺所收張炎作長亭以下作「誰家籬下閒心似語試妝嬌怯行  
行步影未教背寫腰支一搦猶立門前雪」徐氏於下字語字寫字斷句搦字注協然江昱山中白雲  
疏證本誰家十二字作誰家籬院閒花似語試妝嬌怯句讀分明足證徐誤惟張元幹作回首二句作  
辜負枕前雲雨尊前花月蔡松年作畫樓三句作曉來一枕餘香酒病賴花醫却句法確與東山不同  
詞律旁注參南宋各作而定然應以從東山爲較當喬曾劬曰「星鳳閣鈔毛扆校宋本此首與侯刻



【論詞】

同」。似卽依侯刻亦可。然各本異文。四聲亦不盡一致。惜殘宋本無此首也。

能改齋漫錄謂方回眷一姝。別久。姝寄詩云。獨倚回闌淚滿襟。小園春色嬾追尋。深恩縱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因作此詞。宋人言詞之本事。每多附會。今姑置之。就詞而論。第一句至第八句。皆寫當前景物。爲而今時節極力鋪排。蓋微雨初晴。引起空闊之春意。而春意所在。則有纔黃之柳色。然此時並非送別。故用折柳之事。反言之。且泛言之。近爲猶記二句。遠爲頓成輕別。陵空作勢。且反映後之芭蕉不展。丁香結。烟橫水漫三句。再畫空闊之春意。用意漸逼漸近。歸鴻幾點。仰觀所得。喻鴻歸而人不歸。東風已轉。龍沙雪消。俯察所得。又見淹留之久。於是。由而今之時節。想到前此之出關。始覺景物相同。離別之感。於無意中得之。猶記一轉。是頓悟之境。是急轉之筆。而說來若不經意。神味雋永。且亦舉重若輕。有此十字。而上文云云。皆非虛藻矣。過變四句。從猶記一氣貫下。前後徧黏合爲一。全是追溯之神情。將發在出關以前。畫樓芳酒。紅淚清歌。是將發時事。頓成輕別一頓。似追悔。似意料不到。回首經年以下。遂申說別情。而回首二句。時序遷流。人事變換。一若始不之知。而今始知之者。仍爲猶記與恰字傳神。且開潛氣內轉之法。欲知方寸五句。又一氣趕下。取飄風驟雨之勢。用共有幾許一問。以芭蕉不展。丁香結爲答。比喻旣微妙無倫。着色上亦與柳色纔黃有深淺之別。而皆初春景物。不假別求。有融化無迹之妙。宜乎古今推爲絕唱也。結拍兩句實做。隔天一涯。兩地相望。厭厭二字。從風月上寫。



出久別之情。上句一人所獨。下句兩人所共。至此遂不能再着一語矣。此詞機杼與清真氏州第一略同。與白石琵琶仙意境相近。而局勢迥別。又前後兩對句。雖平實側。學者宜潛心玩味之。

青玉案 六十七字

淩波不過橫塘路。韻 但日送芳塵去。協 錦瑟華年誰與度。協 月橋花院瑣窗朱戶。協  
只有春知處。協 碧雲冉冉蘅皋暮。協 綵筆新題斷腸句。協 試問閒愁都幾許。協 一  
川烟艸滿城風絮。協 梅子黃時雨。協

【校記】

陽春白雪橋作臺院作榭艸堂詞綜詞選四家詞選十六家詞錄侯刻並同艸堂華年作年華詞綜

詞律歷代詩餘詞選四家詞選十六家詞錄並同瑣作綺詞律同只作惟詞綜詞律詞選四家詞選十六家詞錄侯刻並同新作空詞律十六家詞錄並同都作知詞律同殘宋本碧作飛試作若三百首同愁作情詞律橋作樓歷代詩餘都作添四家詞選都作深十六家詞錄都作今

【考律】

詞律此調凡七體其六十六字者二首綵筆句均六字折腰而戶絮一協一不協一首第二句五字第八句七字戶絮皆協六十七字者賀詞以外爲吳文英一首戶絮不協六十八字者一第二句七字一



第二句六字折腰。第八句八字。歷代詩餘又有六十三字一首。李孝光作。疑前徧少一四字句。又裘昌今詞。押平韻。則不同者九矣。東山此詞。名盛一時。東坡山谷諸人均有和作。而戶絮皆未協。黃知命且第八句六字。後世追和。亦多未協。戶絮。萬氏謂爲微疵。蓋此調傳者。以方回爲最先。戶絮二字。必非撞韻。不可以蘇黃爲藉口也。

【論詞】

中吳紀聞。方回居吳。有小築在盤門之南十餘里。地名橫塘。嘗往來其間。作青玉案詞。後山谷有詩云。解道江南腸斷句。只今惟有賀方回。復齋漫錄亦云然。七修類稿謂係悼秦少游作。似未確也。按詞。橫塘之路。就所在地言之。凌波不過。是望美人兮不來。下文錦瑟。碧雲。蘅皋。皆從此生出。卽閒愁之根也。惟其不過。所以芳塵之去。只以目送之。且是往來其間時。口氣惟其不過。所以錦瑟華年。有誰與共之感。且是目送芳塵時。感觸凌波芳塵。出洛神賦。錦瑟華年。則用義山詩也。此時此境。卽毛詩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故外而月橋花院。內而瑣窗朱戶。似無人知其處。只有一年一度之春。依然來此。若深知之者。極寂寞空虛之概。而春字則根華年來。只有春知。又力寫誰與度之心境也。過變因其不來而望其來。仍用洛神賦。覺所稅駕之蘅皋。冉冉碧雲間。時已遲暮。欲以綵筆題之。空有斷腸之句。則希望漸少。閒愁愈深。於是以幾許爲問。而所謂幾許者。欲形其多且久。乃有以下三句。皆入春以後之景物。皆錦瑟華年之感。又皆橫塘路上所習見。鶴林玉露曰。以三者比愁之多。最爲新奇。興中有比意。



味更長。實則一川烟艸。是二三月間。滿城風絮。是三四月間。梅子黃時雨。是四五月間。歷時如此。則誰與度之神味。更爲完足。或謂試問七字。叫起下三句。爲此詞之空靈處。愚謂一川以下十三字。寫愁之多且久。虛意實作。外結轆而內空虛。卽夢窗所自出。至全篇皆情。只此三句是景。而用景仍以寫情。方回融景入情之妙用。尤耐人尋味。山谷所謂解道。實深會此旨。乃當時因此一詞。有賀梅子之目。後人遂專尋味梅子黃時雨一句。潘子真竟舉寇萊公詩。梅子黃時雨如霧。譏其非創獲。毋乃夢夢耶。若捨全篇而專論一句。則方回用前人詩。每直用全句。柳秦周皆然。而一經棹運。卽自成一境。亦非淺人所知也。

望湘人 一百七字

厭鴛聲到枕。花氣動簾。醉魂愁夢相半。韻 被惜餘薰帶。驚瞋眼。幾許傷春。春晚 協 淚

竹痕鮮。佩蘭香老。湘天濃暖。協 記小江風月。佳時屢約。非烟游伴。協 須信鸞絃易

斷。協 柰雲和再鼓。曲終人遠。協 認羅襪無蹤。舊處弄波清淺。協 青翰棹艤。白蘋舟畔

協 儘目臨皋飛觀。協 不解寄一字相思。幸有歸來雙燕。協



【校記】 艸堂目作日。侯刻王刻並同。詞律皋作高。

【考律】 此調只方回一首。無宋人他作可證。翰字詞律注平聲。然東山樂府常用青翰二字。浣溪紗仄用一絡

索攤破木蘭花皆平用。惟此詞似難臆斷。

【論詞】 艸堂題作春思。他本無之。尋味詞意。當是傷離之作。開口一厭字。不知從何飛來。而所厭者。乃到枕之

鶯聲。動簾之花氣。極細膩。極柔媚。偏與心境不合。此種心境。半屬醉魂。半屬愁夢。第三句寫厭字神理。亦極恹恍迷離之致。蓋綜挈全篇。先爲傳神之筆也。下三句申說厭字心境。被惜餘薰。殘香尙在。帶鶯。賸眼。憔悴可憐。全是傷春結果。而決非一時所致。故曰幾許。春晚二字。點出時令。承上鶯花。起下濃暖。淚竹痕鮮。佩蘭香老。是春晚。是傷春。而湘妃之淚竹。屈原之佩蘭。又皆使湘中事。下之湘天。乃不突兀。此三句似鋪排之襯筆。實亦過脈。記字引入傷春之故。而以追溯口吻出之。拍合之法。與石州慢略似。小江承湘天。風月佳時。與鶯聲八字相映。非烟借指所思之人。以屢約爲說。又探幾許二字之源。後徧由前日之聚。徑轉到今日之散。使湘靈鼓瑟事及錢起詩。暗與湘天銜接。鸞絃易斷。未始不可再續。而雲和再鼓。曲終人遠。前約已不可復尋。惟有羅襪所經。弄波清淺。雖蹤跡渺然。而舊地依然。可認耳。斯時也。熾青翰之棹。傍白蘋之洲。極目遠望。直至臨皋之飛觀。一字相思。終無寄處。且亦不解寄之之法。幸飛觀所在。尙有雙燕歸來。見燕而不見人。固增別離之感。有燕以稍自慰藉。更見無聊之思。幸字在



此處是轉筆。因我不解寄而燕或解寄。與起句之厭字。又相映成章。燕來可幸。則鶯花益可厭。餘味曲包。一頓便住。於此見結拍之妙。至全篇言情而以景入之。則東山家法也。

浣溪紗 四十二字

樓角初銷一縷霞 韻 淡黃楊柳帶栖鴉 協 玉人和月摘梅花 協  
笑撚粉香歸洞戶  
更垂簾幕護窗紗 協 東風寒似夜來些 協

【校記】

艸堂樓角初銷作驚外紅綃。摘作折。歷代詩餘十六家詞錄侯刻王刻並同。洞作繡。同上。更作半。同上。歷代詩餘初銷作紅銷。十六家詞錄侯刻王刻並同。王刻幕作障。朱刻帶作暗。

【考律】

此調七言六句。分兩段句法如詩。尊前集有韓偓二首。蓋起自晚唐。詩詞蛻化之迹。顯然可見。五代作者極多。但有仄韻者。為李煜作。共押六韻。又有攤破浣溪紗。四十八字。一名山花子。第三第六兩句。添入纏聲。為七字一句。三字一句。如毛文錫李景所作。又有添字浣溪紗。四十六字。前後結各三字三句。如顧夔作。詞律拾遺。收有前後結各九字似四五句法者。當係添字之別體。然常用者惟此及山花子而已。東山樂府。每書山花子為浣溪紗。此體為減字浣溪紗。按敦煌新出之雲謠集。有浣溪紗二首。與



山花子同。則攤破非始毛文錫。賀集命名。亦仍唐人之舊也。

【論詞】

此種小令。從唐樂府之七言絕句。脫胎而來。全以比興出之。言景不言情。而情之所寄。於言外得之。上  
也。言情而以景融入。用吞吐之辭。見含蓄之妙。耐人咀嚼。餘味盎然。次也。方回此作。純是唐五代遺音。  
通首不見一情語。而深厚之味。綿邈之情。必幾經諷詠。始能領會。蓋一縷之霞。斜挂樓角。已是黃昏天  
氣。而況此一縷者。又當銷去之初。是何時節。楊柳之色。業已淡黃。又有栖鴉映帶其間。是何景象。玉人  
於此。流連梅花之下。見梅月之交映。而和月摘之。又有何種心事。天寒矣。日暮矣。袖薄矣。欲不歸而不  
能不歸。故摘花以後。笑撚粉香。自歸洞戶。入戶以後。仍覺寒意難禁。故窗紗之內。更垂簾幕以護之。護  
紗耶。護人耶。抑護所摘之花耶。與上之笑撚。同一不易測定之心境。與第一句之初銷。第二句之淡黃  
之帶。第三句之和月。描寫同一微妙。末句揭出寒字。曰東風寒似夜來些。些語詞。又訓少。將全神曲曲  
傳出。似說明似不說明。餘味曲包。耐人十日想。溫韋復生。不是過也。至此調作法。第三第六兩句。最關  
重要。須有搖曳之丰神。第六句更須別饒餘味。玩此自明。

柳 永

永原名三變。字耆卿。崇安人。景祐元年進士。有井水處皆能歌其詞。然以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之句。爲仁



宗所不喜。又以醉蓬萊詞忤旨。時人亦多鄙爲俗豔。官卒不顯。仕至屯田員外郎。有樂章集三卷。汲古閣刊一卷。吳重熹刻入山左人詞。增繆荃孫曹元忠兩校記及補遺。彊村叢書刊毛扆校三卷本。

晁無咎曰。世言耆卿曲俗。非也。如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真不減唐人語。

李端叔曰。耆卿詞鋪敘展衍。備足無餘。較之花間所集。韻終不勝。

孫敦立曰。耆卿詞雖極工。然多雜以鄙語。

劉潛夫曰。耆卿有教坊丁大使意。

黃昇曰。耆卿長於纖豔之詞。然近俚俗。

陳振孫曰。柳詞格不高。而音律諧婉。詞意妥貼。承平氣象。形容曲盡。尤工於羈旅行役。

張炎曰。柳詞亦自批風抹月中來。風月二字。在我發揮。柳則爲風月所使耳。

四庫提要曰。詞本管絃治蕩之音。永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入。雖以俗爲病。而好之者終不絕。

周濟曰。耆卿爲世訾警久矣。然其鋪敘委婉。言近意遠。森秀幽澹之趣在骨。又曰。耆卿鎔情入景。故淡遠。

宋翔鳳曰。柳詞曲折委婉。而中具渾淪之氣。雖多俚語。而高處足冠羣流。倚聲家當尸而祝之。又曰。慢詞當

始耆卿。蓋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臺舞席。競賭新聲。耆卿失意無俚。流連坊曲。遂盡收俚俗語言。

編入詞中。以便伎人傳習。一時動聽。散播四方。東坡少游輩繼起。慢詞遂盛。



陳廷焯曰。耆卿詞善於鋪敘。羈旅行役。尤屬擅長。然意境不高。思路微左。失溫韋忠厚之意。詞人變古。耆卿首作俑也。

鄭文焯曰。屯田北宋專家。其高渾處不減清真。長調尤能以沉雄之魄。清勁之氣。寄奇麗之情。作揮綽之聲。又曰。冥擲其一詞之命意所在。確有層折。如畫龍點睛。其神觀飛越。只在一二筆。蓋能見耆卿之骨。始能通清真之神。

馮煦曰。耆卿詞曲處能直。密處能疏。寡處能平。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然好爲俳體。詞多蝶韻。有不僅如提要所言以俗爲病者。

陳銳曰。詞源於詩而流爲曲。如柳三變純乎其爲詞。又曰。屯田不着筆墨。如古樂府。長調中大開大闔之筆。周吳常用其法。

玉胡蝶

九十九字

望處雨收雲斷。凭闌悄悄。目送秋光。韻。晚景蕭疏。堪動宋玉悲涼。協。水風輕蘋花漸  
老。月露冷梧葉飄黃。協。遣情傷。協。故人何在。烟水茫茫。協。難忘。協。文期酒會幾



孤風月屢變星霜協 海闊天遙未知何處是瀟湘協 念雙燕難憑遠信指暮天空識

歸航協 黯相望協 斷鴻聲裏立盡斜陽協

【校記】 花庵孤作辜各本並同 艸堂天作山歷代詩餘汲古本並同 汲古本航作艘

【考律】 此調有九十八字九十九字兩體九十八字只李之儀一首詞律歷代詩餘均載之與此詞不同者海闊二句作耳邊依約常記巧語綿蠻少一字平仄亦異耆卿共五首晁氏兄弟王安中葛郟辛棄疾史達祖吳文英均依柳體耆卿有兩首晚景二句上六下四晁葛辛亦然海闊二句耆卿有一首上六下五則句法偶異者平仄可通處見詞律惟闊字應用入聲

【論詞】 耆卿善使直筆勁筆一起即見此種作法且全篇一氣貫注梅谿晚雨未摧宮樹一首及夢窗和作雖色澤較濃實皆學柳喬曾劬謂「足見南宋步柳之迹」是也開口望處二字直貫立盡斜陽雨收雲斷是目之所以能送凭闌悄悄目送時神味亦即立盡之根秋光叫起下四句晚景二句以宋玉悲秋自比仍是虛寫水風兩對句實寫秋光略施色澤而蘋老梧飄俯仰所得皆因蕭疏晚景遣我情傷者因此念及故人烟水茫茫則秋水伊人之思一筆拍到作意也過變難忘二字陡接文期酒會是難忘之事難忘之人幾孤風月是勝會不常屢變星霜是年華易逝一意化兩海闊天遙則故人遠隔瀟湘



未知何處。則目送時心境亦烟水茫茫之真詮。於是望音信而覺其難憑。指歸航而悟其空識。故人何在之感。寫得無微不至。馮煦所謂「達難達之情」此也。黯相望。綜束上文。斷鴻聲裏二句。收轉到凭闌悄悄。盡字極辣。極厚。極樸。較少游杜鵑聲裏斜陽暮。尤覺力透紙背。蓋彼在前結。故蘊蓄。此在後結。故沉雄也。

夜半樂

一百四十四字

凍雲黯淡天氣。扁舟一葉乘興離江渚。韻。渡萬壑千巖。越溪深處。協。怒濤漸息。樵風乍起。更聞商旅相呼。片帆高舉。協。泛畫鷁。翩翩過南浦。協。望中酒旆閃閃。一簇烟村。數行霜樹。協。殘日下。漁人鳴榔歸去。協。敗荷零落。衰楊掩映。岸邊兩兩。三三。浣紗游女。協。避行客。含羞笑相語。協。到此因念。繡閣輕拋。浪萍難駐。協。歎後約。丁寧竟何據。協。慘離懷。空恨歲晚歸期阻。協。凝淚眼。杳杳神京路。協。斷鴻聲遠。長天暮。協。

【校記】

汲古本樵誤焦南浦下未分段。後約上無歎字。歷代詩餘同。各本樵誤榔。

【考律】

詞律四聲未注。樂章集續添曲子。有豔陽天氣一首。一百四十六字。第三句及結句。各多一字。依焦竑



校第三句艸字衍。毛扆校宋本亦然。汲古本及詞律均有訛字。（杜文瀾已據宋本校得數字朱孝臧亦有校正）且皆未分段。其實同屬中呂調。而惟前三句句法略殊。末句多一歎字。及黯字用平。舟字用去。一葉用平。越字用平。酒字用平。零字用去。風字用上。兩兩用平上。行字用去。晚歸用平上。杳杳用平上。而其他句法平仄概與此同。二首蓋同體也。但此調宋人少見。屯田外別無可證。又第一二兩段。萬氏謂渡萬壑以下。殘日下以下。句法相同。愚謂前三句亦只平仄有數字差異。首段多一字。疑爲雙拽頭之變格。

【論詞】

此詞三段。第一段只說扁舟遠渡所過之地。於黯淡天氣中。渡千巖萬壑。怒濤息。樵風起。南浦之過。既饒別離滋味。商旅相呼。亦爲繡閣後約反映。第二段寫途中所見。酒旆。烟村。霜樹。漁榔。敗荷。衰楊。皆一片蕭颯之景。而兩三浣女。羞避行客。荒涼中之點綴。似空谷足音。觸起離懷之慘。緩緩敘來。只是說景別離之意。言外得之。而其寫景則極平淡。極幽黯。周濟謂「柳詞總以平敘見長。中以一二語鉤勒提綴。」馮煦謂「狀難狀之景。」卽此是也。第三段到此因念一語拍轉。此字結束上兩段之景。念字引起本段離懷。而遙顧乘興。近開淚眼。連掉空虛。且見艸蛇灰線之妙。繡閣輕拋。由游女想入。浪萍難駐。由敗荷衰楊想入。歎後約以下四句。一句一韻。一句一意。漸引漸深。字字飛動。促節繁音。急淚哀迸。由後約無據。而恨阻歸期。而凝望神京。而以斷鴻之遠。長天之暮。狀歲晚離懷之慘。仍歸天氣作收。前三



句與竹馬子過變同一機括。後四句與卜算子慢後五句同一氣勢。若合全篇觀之。前兩段紆徐爲妍。爲末段蓄勢。末段卓犖爲傑。一句鬆不得。一字閒不得。爲前兩段歸結。一詞之中兼兩種作法。鄭文焯論詞曰。骨氣曰高健。端在於此。至其以清勁之氣沉雄之魄。運用長句。尤耆卿特長。美成西平樂。夢窗鬻蹄序。全得力於柳詞。蓋耆卿之不可及者。在骨氣不在字面。彼嗤爲纖豔俚俗者。未深得三昧也。

傾杯

一百四字

鶯落霜洲雁橫烟渚。分明畫出秋色。  
韻 暮雨乍歇。小檝夜泊。宿葦村山驛。  
協 何人月下臨風處。起一聲羌笛。  
協 離愁萬緒。聞岸草切切。蛩吟似織。  
協 爲憶芳容別後。水遙山遠。何計憑鱗翼。  
協 想繡閣深沉。爭知憔悴。損天涯行客。  
協 楚峽雲歸。高陽人散。寂寞狂蹤跡。  
協 望京國。  
協 空目斷。遠峯凝碧。  
協

【校記】

汲古本鶯作木。詞綜詞律歷代詩餘四家詞選並同。似織未分段。詞綜離愁萬緒作離緒萬端。歷代詩餘繡閣作淵閣。四家詞選高陽作高唐。

【考律】

柳集傾杯凡八。惟仙呂宮之禁苑花深一體。有楊无咎曾觀各作可證。卽萬氏稱爲整齊者也。餘均未



見他人之作。汲古本又多訛奪。詞律乃多闕疑。今焦竑毛扆校本遞出。始均可讀。此首與樓鎖輕烟一首同屬散水調。句法字數亦同。實一體也。惟爭知憔悴損天涯行客。似於損字斷句。而彼曰看朱成碧。惹閒愁堆積。似碧字斷句。且協韻。周濟曰。一依調損字當屬下。依詞損字當屬上。此類甚多。其說極是。在同宮調中。句讀之異。愚已屢言其不拘。則彼之碧字。疑亦非協也。其他六首宮調字句均異。今姑不論。至調名起原。則唐太宗造傾杯曲。玄宗有馬舞傾杯。宣宗有傾杯樂。

【論詞】

屯田善於騎旅行役。故此類之詞。多同一機括。然用筆則因調而殊。此詞起落翻騰。又與前選兩首用直筆者有異。起兩句對偶。即所謂畫出秋色。已隱寓別離之意。淪落之苦。暮雨三句。於秋色之中。寫泊舟之時。泊舟之處。何人句提起。無意中忽聞笛聲。惹起離愁。譚獻用文賦語扶質立幹評之。梅谿之碧袖一聲歌。即學此筆法者。最擅神韻悠揚之妙。令人盪氣迴腸。清真以後。多得此法門也。羌笛原不足當萬緒。故再說艸蛩。用似織二字以滿其量。過變由景入情。芳容別後之憶。即上文之離愁。水遙山遠。是葦村山驛中感想。鱗翼亦無計憑之。則兩地相思。此情難訴矣。於是就對面設想。繡閣深沉。未必知征人之苦。從杜詩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化出。律以屯田八聲甘州。想佳人高樓長望以下五句。同一意境。而此特渾涵。特溫厚。宜譚獻謂其一忠厚悱惻。不愧大家也。楚峽高陽。宴游之地。今我已去。則疏狂蹤跡。遂入寂寞之中。又轉到自身。寫小檝夜泊時境遇。曰雲歸。曰人散。京國前塵。已不可復問。



惟有於凝碧遠峯空勞目斷。虛籠作收。與玉胡蝶近似。此在柳詞爲委婉曲折者。所以屯田爲慢詞之開山人也。

雨零鈴

一百二字

寒蟬淒切韻對長亭晚驟雨初歇協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協執手相看  
淚眼竟無語凝咽協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協多情自古傷離別協  
更那堪冷落清秋節協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協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  
景虛設協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協

【校記】花庵留戀上有方字各本並同從毛校宋本情作流艸堂同更作待艸堂同詞統帳作暢汲古本

縱作總詞綜同

【考律】詞律載黃裳詞第二句讀法作三五杜文瀾駁之是也此調以遵柳爲正且宋人作者不多調名起原當係唐玄宗劍閣聞鈴事

【論詞】艸堂題曰秋別樂章集無之味詞意當是話別之作寒蟬句點明秋令長亭是啓行之地驟雨未歇舟



不能發。初歇則爲下文催發張本也。此三句雖未言行事，已微含別意。都門帳飲，借用二疏事，點出別筵。卽詞所由作。無緒近影，凝咽遠影，傷離別。留戀是不忍別，催發是不得不別。半句一轉，清真之掩重關，徧城鐘鼓，實青出於藍。執手兩句，留戀情狀，相看無語，形容極妙。念去去二句，於無語之時，想到別後之望而不見，烟波之上，又有暮靄沉沉字，闊字，皆凝咽之心理。話別正面，至此說盡矣。過變推開，先作泛論，見離別之情，不自我始，更那堪用時令拍合。上應首句，於此處則爲進一層。今宵以下，亦推想將來，其與前結不同者，千里烟波，不過四顧蒼茫之象，此則由帳飲想入楊柳岸七字，千古名句，從魏承班之簾外曉鶯殘月化出，而少游之酒醒後殘陽亂鴉，則又由柳詞出，細細咀嚼，當知其味。蓋不獨寫景工緻，而一宵之易過，乍醒之情懷，說來極渾脫，且極深厚也。此去經年四句，盡情傾吐，老筆紛披，北宋人拙樸本色，不得以率筆目之。至由今宵以推到經年，亦見層次。

### 晏幾道

幾道字叔原，臨川人。父殊，有珠玉詞。幾道承家學，尤擅勝場。嘗監穎昌許田稅，有小山詞二卷。汲古本一卷。又有晏氏祠堂本，增補遺若干首。彊村叢書據明鈔校刻。

黃庭堅曰：叔原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精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合者高唐洛神之流，下者亦不減桃葉團扇。



晁補之曰。叔原不蹈襲人語。風度閒雅。自成一家。

陳振孫曰。叔原詞在諸名勝中。獨可追逼花間。高處或過之。

宋徵璧曰。小山詞聰俊。

劉體仁曰。晏叔原熨貼悅人。

周濟曰。晏氏父子。仍步溫韋。小晏精力尤勝。

周之琦曰。道得紅羅亭上語。後來惟有小山詞。

陳廷焯曰。詩三百篇。大旨歸於無邪。北宋晏小山工於言情。出元獻文忠之右。然不免思涉於邪。有失風人之旨。而措詞婉妙。則一時獨步。

況周儀曰。小晏神仙中人。重以名父之貽。賢師友相與沆瀣。其獨造處。豈凡夫所能見及。

### 阮郎歸

四十七字

天邊金掌露成霜。韻。雲隨雁字長。協。綠杯紅袖趁重陽。協。人情似故鄉。協。蘭佩

紫菊簪黃。協。殷勤理舊狂。協。欲將沉醉換悲涼。協。清歌莫斷腸。協。



【校記】各本無異文。

【考律】調始李煜馮延巳歷代詩餘謂當以李煜作爲定體。以此詞衡之。只雁字應平。欲字代平。餘悉同。萬樹謂後起句歐陽修蘇軾偶作仄平仄。然以仄平仄爲正。

【論詞】

此在小山詞中爲最凝重深厚之作。與其他豔詞不同。考山谷小山詞序。『小山磊塊權奇。疏於顧忌。仕宦偃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士語。家資千百萬。家人飢寒而面有孺子之色。』是殆不隨人俯仰者。其別有傷心可知。此詞其自寫懷抱乎。起兩句寫秋景。天邊金掌。本是高寒而露已成霜矣。秋雲本薄。而其長乃隨雁字。短又可想矣。悲涼之意已淋漓盡致。綠杯句一轉。本不繫情於綠杯紅袖。而姑趁重陽令節。一作歡娛。滿腔幽怨。無可奈何。一趁字盡之。其所以然者。以人情尙似故鄉也。過變二句。跟前結來。爲似故鄉之風物。殷勤理舊狂。則趁字之心理。欲將句再申言之。沉醉爲綠杯紅袖之究竟。悲涼則霜雲之境地。清歌偶聽。仍是斷腸。終欲換不得。下一莫字。自爲解勸。究不肯作一決絕語。其溫厚爲何如。其欲吐仍茹爲何如耶。況周儀曰。『綠杯二句。意已厚矣。殷勤理舊狂。五字。二層意。狂者所謂一肚皮不合時宜。發見於外者也。狂已舊矣。而理之。而殷勤理之。其狂若有甚不得已者。欲將沉醉換悲涼。是上句注腳。清歌莫斷腸。仍含不盡之意。此詞沉着厚重。得此結句。便覺竟體空靈。』旨哉言乎。小晏多聰俊語。一覽卽知其勝。此則非好學深思不能知其妙處者。



鷓鴣天

五十五字

彩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却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協  
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賸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協

【校記】 艸堂年作筵。歷代詩餘柳作葉。

【考律】 此調五代無考。殆起宋初。由近體詩變化而來。小山共十九首。詞律注可平可仄處。於小山均有徵。惟捧字扇字是字。究以用仄爲多。

【論詞】 此殆爲別後重逢之作。又驚又喜之情。至末句始露出。前半則將今昔之事。融合爲一。第一句今昔所同。然詞意當屬現在。第二句當年二字。則現時之顏。雖亦必由醉而紅。而自疑尙未至此。故以追溯口吻出之。已將末二句之神髓吸取矣。舞低兩句。旣工緻。又韶秀。且饒雍容華貴之氣。晁補之謂「知此人不住三家村」。沈際飛謂「美秀不減六朝宮掖體」。與乃父之詩。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同一名貴語。而由上句當年貫下。似拚醉之故在此。語雖實而境則虛。過變以下。仍避實就虛。欲說相逢之樂。先說別後之苦。從別後憶相逢六字。頗見迴環之妙筆。幾回魂夢與君同。承上起下。措語



已妙絕無倫。今宵一轉，更非非想。前也夢且疑真，今也真轉疑夢。賸把猶恐四字，略作曲折。一若非燈，可證。竟與前夢無異者，筆特天矯，語特含蓄。其聰明處固非笨人所能夢見，其細膩處亦非粗人所能領會。其蘊藉處更非凡夫所能跋望。陳廷焯曰：「曲折深婉，自有豔詞，更不得不讓伊獨步。」此正陳振孫所謂「高處遠過花間」者也。至造語鍊字之工，則全從唐五代得來。而此等七字句，又決與香奩詩不同。其界限在神味，讀者宜細審之。

臨江仙 五十八字

夢後樓臺高鎖，酒醒簾幕低垂。韻 去年春恨却來時。協 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協  
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協 琵琶絃上說相思。協 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協

【校記】 艸堂蘋作鑿。

【考律】 詞律所列異體頗多。有五十四字者，和凝一首。共八句。前後起結各七字。有五十六字者，趙長卿一首。共十句。第四九兩句四字。有六十字者，秦觀一首。一六兩句七字。餘與此同。顧夔一首。共十二句。前後起各七字。前後結各四字。一句三字。二句。至柳永渡口向晚一首。七十四字。夢覺小庭院一首。九十三



字則屬引慢。結體迥殊矣。五十八字者，其中兩種，皆一六兩句七字，四九兩句四字，而一六兩句之平仄配置不同。又兩種字數句法同上，但皆第一句起韻，而第一句之平仄配置又別。此體始徐昌圖，小山有七首，皆如是作。小山又有六十二字者，第一二六七等句皆七字，實則柳詞二首以外，皆纏聲關係也。平仄可參小山七首定之。

【論詞】

此小山詞傳誦之作，極深婉沉着之妙。尋繹詞意，當係別後追憶。小蘋歌姬之名，小山詞序有蓮、鴻、蘋、雲，皆人名。木蘭花曰：小蘋若解愁春暮，是也。宋初小詞，每用歌姬名。東山淮海以後，語惟求典，不復用矣。首二句夢後酒醒，是久別思量時候。樓臺高鎖，簾幕低垂，是窺其室闕其無人之象。春恨之所由來，已不勝淒咽。然人已久別，恨事當屬去年，而無端又來心上。去年句承上起下，確是神來之筆。落花二句雅絕，韻絕，厚絕，深絕。落花微雨是春人獨立，燕雙飛兩兩形容，不必言恨，而恨已不可解。此譚獻所以稱爲「千古名句不能有二」也。過變追溯初見，羅衣述當時服飾，然今已不見，故相思之情，只得就琵琶絃上說之，以琵琶慣彈別曲也。或初見時聽彈琵琶，有相思之曲，爲今所記得者，意亦徹上徹下也。然又不肯明說如何相思，但指今之明月，猶是當時之明月，曾照彩雲歸去者，而確認之，以虛筆收住，仍傳記得之神。夢窗黃蜂頻撲秋千索二句，用意略同，而着一歸字，又繳回夢後酒醒之意。欲言不言，耐人尋味。情語豔語，必如此乃深厚閒雅。蓋盡情傾吐，古樂府固有之，而詞不應爾。學令曲當知



此訣

思遠人 五十一字

紅葉黃花秋意晚千里念行客韻 飛雲過盡歸鴻無信何處寄書得協  
當窗滴協 就硯旋研墨協 漸寫到別來此情深處紅箋為無色協 淚彈不盡

【校記】 詞譜飛雲上有看字

【考律】 此調鮮他證萬樹曰旋字為字皆去聲詞律注可平可仄均比照前後徧

【論詞】 首句寫景以起興因感秋意遂念行客此屬閨體乃代閨中人立言者飛雲縹緲無憑況已過盡而雲邊歸雁又杳無信息是雖欲寄書而不知其處矣然書雖無從寄而又不肯不寫故後徧說寫書時情事因無處寄書於是彈淚淚彈不盡而臨窗滴下有硯承之乃就硯研墨仍以寫書即墨即淚幽閨動作幽閨心事極旖旎極淒斷看其只從和淚濡墨四字化出而深婉如許已令人叫絕矣下文再進一層說漸字極宛轉却激切寫到別來此情深處墨中紙上情與淚黏合為一不辨何者為淚何者為情故不謂箋色之紅因淚而淡却謂紅箋之色因情深而無語似無理而實則有此想法體會入微神妙



達秋毫顛矣。至此詞純用直筆樸語。不事藻飾。在小山爲另一機杼。實則花間亦有質樸一派。特易涉淺露。小山則出以蘊藉。故終不墮惡趣也。欲入此法門。當求諸古詩十九首。

木蘭花 五十六字

東風又作無情計。韻 豔粉嬌紅吹滿地。協 碧樓簾影不遮愁。還似去年今日意。協  
誰知錯管春殘事。協 到處登臨曾費淚。協 此時金盞直須深看盡。落花能幾醉。協

【校記】 各本無異文。

【考律】 木蘭花有五十二字。毛熙震作五十四字。魏承班作五十五字。韋莊作均一三五七等句。有作三字二句者。此五代體也。五十六字者。亦起五代。牛嶠作一五兩句。仄仄平平仄仄。李煜作一五兩句。平平仄仄。而他句從同。且均七言八句。周濟謂牛作當名玉樓春。李作當名木蘭花。今從之。萬樹謂此爲宋體。似失考。又三四兩句。宋人多用對偶。

【論詞】 小山學花間。妙在吞吐含蓄。全不說破。此詞爲爽利一派。已開慢曲門徑矣。首句破空而來。先怨東風之無情。着一又字。將第四五六等句。元神提出。直貫篇末。次句落花正面。第三句。飛花零亂。隔簾可見。



簾影不遮愁。恨簾抑惜春。出以囀語氣。氣味絕厚。第四句回想去年。還似二字。跟又字來。而情倍深。語倍沉痛。過變兩句。承去年說。而作翻案語。不說春去須惜。反認惜春爲多事。登臨之淚。遂嫌其費。以有錯管之悔。誰知是翻筆。到處及會字。又回顧又字。旣嫌以前之錯管。故此時惟有以沉醉消之。末兩句是得過且過之意。亦古人惜分陰之心。恐時不再來。而及時行樂。遂轉不惜落花。而欲趁花未落盡以前。恣意翫賞。語似曠達。其沉痛則較惋惜尤甚。實進一層立意也。至其疏而不密。勁而不撓。全從李煜得來。周之琦所謂「道得紅羅亭上語」。其在斯乎。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滬四版

宋詞舉

全一册 定價國幣四元五角  
(精裝本定價另加五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陳匪石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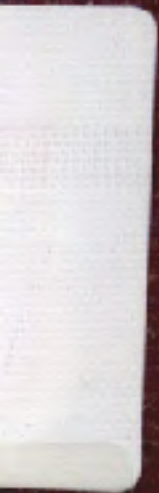
(2148)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43762



744